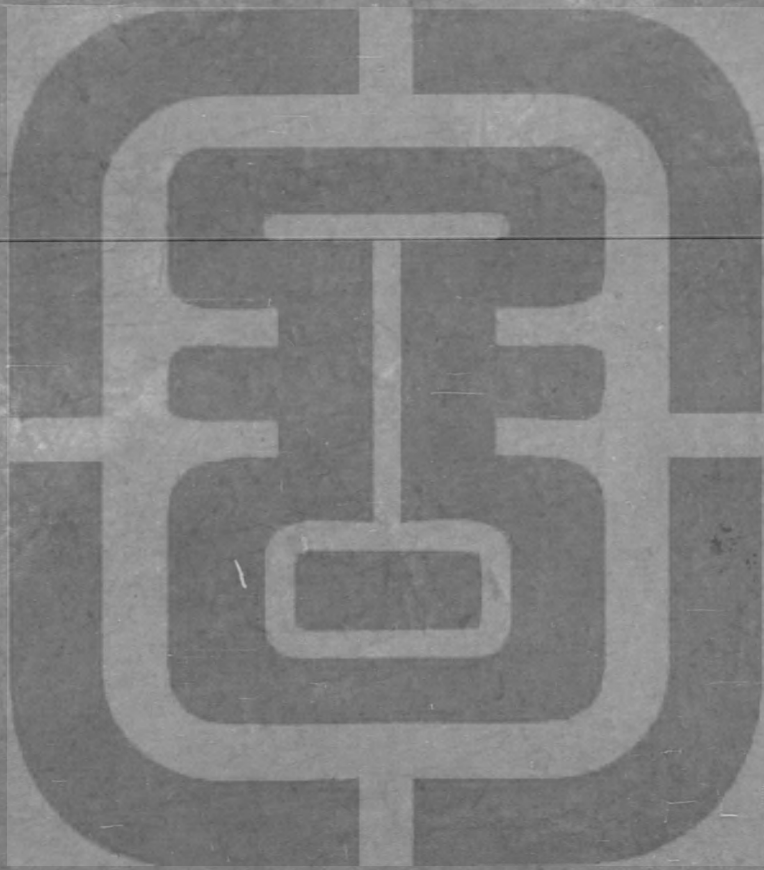


卷之十 后

可三集



可齋雜藁卷之六

啓

代蜀總通四川崔制置

望紫荷橐九重端寄於腹心依碧油幢一節幸聯於
臂指方涓日交龜之云始豈趨風負鯉之可稽恭惟
某官商周涓巖嶺蜀雪日有碩德雅望士論之所同
歸無智名勇功君子可以大受出處淵乎似道富貴
了不關心久矣踐駁結于東注擁節梅花之外遠有
光華含香錦帳之中寢躋清切小駐平山之欄檻屹
成萬里之金湯峻召來歸席遽前於夜半聯班侍從
位實亞於冬卿屬上念井絡之區以公任藩垣之寄

輟枚徐於禁內借重西陲得韓范於軍中寬憂北顧
然而繫雪山之輕重孰若佩天下之安危趙清獻由
茲而踐政塗文潞公亦入而居宰路此衮衣繡裳所
以趣覲而清簾畫舫行且朝宗舊軌既同新麻可必
其嚮絲謾攬鞶綫無長幸於十乘未行之先知有萬
間可托之所燕來鴻去會逢尚及於此時翼附鱗攀
依嚮尤深於他日

代通興元丁帥

雙節觀風蜀部玷嚮絲之選十連作牧漢關專鎖鑰
之雄官塗何異徑之分國事有同舟之幸不腆邑敝
敢致邦交恭惟某官蓋代英名昂霄偉志得天地正

直之氣為社稷中興而生四十圍溜雨霜皮凜持勁
操九萬里搏風雲翼蚤入壯懷不辭州縣之勞已有
廊廟之器道德流於壁水教條著於蘇臺接武郎闈
多士出摧衡之當䟽榮匠監百工稱技巧之精績用
既彰東知益懋謂畫江以東不足以究中流擊楫之
志而分陝以西粗可以成高屋建瓴之形及究觀灞
上真人經營棧道之區又自昔隆中宰相指麾斜谷
之地丘墟之陸沉在望山河之風景不殊播一韓之
謠遂開大閘下三秦之檄已動中原適罹小雅蓼莪
之悲爰用春秋墨經之典一致忠孝斯世重輕書殿
陞華位望已登於紫橐政塗錫命姓名行覆於金甌

其久矣游邊晚而沂峽念刑獄之寄已重而錢穀之
問方殷幸竊富鄰密依廣廈緯不遑恤誰其念嫠婦
之憂藥俾有瘳庶或借良醫之惠

代通瀘南楊帥

修門筮官久瞻文昌八座之尊涪郡祥刑幸托元帥
十連之重信黃緣之厚矣豈際會之偶然恭惟某官
學問儒宗禮樂王佐岷峨之山幾千丈與雪俱清坡
穎之文二百年遺風再見不事州縣鴈鷺行之問即
濟朝廷鶴鷺序之聯槐省蓬萊屢更清要於闐蘭錡
游著聲華遂陳犴狴之箴爰直螭坳之史典舜五禮
繼持橐於甘泉位周六官方紬書於東觀上思命相

如之檄以諭蜀公乃抗諸葛之表以渡瀘縑傳登朝
若水以同州推官而去錦衣過里魏公以武康節度
而還坐寬九重殿西之憂抑使六詔雲南之服第虞
銀信促正鼎司某自揣譎材繆將臬寄甫抵司存之
所決獄幾何偶膺王事而來會計而已正懼中流之
罔濟喜聆外聞之方新詹彼帳轅但切聽尚書之履
范之厦屋庶幾安使者之車

代通瀘南曹帥

詠太白上蜀之難誤將繡節誦孔明渡瀘之表幸托
碧幢雖九天趣駕之莫留而一日同舟之亦幸在禮
有贄不文何辭恭惟某官相國參之規摹陳思植之

藻翰文字五千卷曾中浩有於江河材名三十年學
者指為之山斗魏科角立要路鼓行金闥焜燿於聲
華璧水周流於道德訪沙洲之鸚鵡雪泛千艘聽雲
安之杜鵑月分別乘爰擬伊川之易傳廼持子產之
刑書德星移駐於遂州益隆臺節爰日詢孚於涪部
大啓轅門扇以羽而蜜夷自服於孟降檄不草而父
老皆諭於漢指西門之鑰固矣東山之袞歸兮公之
此行登仙上且爰立作相某蚤為邊役晚效蜀遊問
決獄之幾何曰會計而已矣殊無折線曷理亂絲君
去我來眼喜謝公之墩在事繁交冷心隨工部之舟
歸有以教之抑又幸甚

代京西漕通四川桂制置

蜀道分弓夙仰詩書之帥漢庭出節猥膺禮樂之華
瞻屏翰之上游喜閩河之相望屬新祇命敢後修辭
恭惟某官一德老成兩朝鴻碩青山三百疊鍾簪索
之名流丹桂五枝芳極衣冠之盛事分九重之天顧
護萬里之風寒忠定之治似諸葛公人服神明之見
清獻之名過蕭太傅士知廉節之規况能持力量之
堅凝運精神之靜定雪山玉壘翕令自得於蠶鳧湯
池金城足制方張之蛇豕戎車既捷公衮盍歸勳名
了劔閣之銘事業看沙堤之築某志雖狗國材愧承
家十年佐幕之何功一障乘邊之已老東西阡陌手

披荆棘之蒙茸咫尺穹廬身歷煙蕪之蒼莽正恐習
俎豆而未能軍旅之學當干戈而蓋罔襍襖之功敢
期獲獲之誤知乃俾駱駝之倣駕甫丞蘭錡處直木
天既付之轉輸斂散之權仍寄以參佐蕃宣之任凜
然一髮引以千鈞賴大閫之幸逢有餘波之可及攬
轡而馳江漢緬懷問俗之清芬踞鞍而望褒斜願示
足兵之良畫

代通四川挂制置

玉壘殿邦葺纛擁四封之重珠曹筮仕青衫玷三語
之微天開際遇之機地在按臨之下依棲樾蔭荏苒
瓜期不虞厥足之赳赳敢布此心之附麗恭惟某官

兩朝碩望千載真儒典刑大雅之遺音學問中庸之
至性青山三百疊挺人傑以地靈丹桂五枝芳說源
深而流遠早際明昌之運亟登清要之途千里淮源
甫膺分月一麾秋障即委護風宣流黼宸之仁聲振
厲綉衣之精采三邊煙靜已寒朔幕之氊十乘星馳
未暖渚宮之席屬時宵旰遠顧岷峨營柳成薇將建
碧油之旗鼓省蘭位棘峻陞黃道之衣冠繼登枚徐
侍從之班爰重周召方伯之寄兩年秉鉞四塞維城
虜聞裴度之威名人樂子儀之寬厚比聆元日果錫
贊書用陞真學士之班益聳小朝廷之望清廟貌而
定鍾簾佇洗甲兵詠几舄而歸袞衣徑躋鼎鉉其少

不更... 官祗堪玉川耘耔之充詎知柴桑紙
筆之好肯堂肯獲厥父若是勤勞為箕為裘其子乃
弗負荷不圖冒昧茲在趨承版籍憤然決無河東三
絕之譽條章惜若焉有斗南一人之稱不遠蜀道萬
里以敢前恃有異州二天之在上假之歲月厚若丘
山自今鵲或許於枝依席俾燕少安於巢恣詣大府
而受約束又當聽命於驅馳知厦屋之為併蒙尚異
此身於凌震

代蜀總通夔路王漕

擔簦作蜀雪之遊比嘗假道臺節接漢星之分敢後
修盟母曰幾於費辭所謂未能免俗恭惟某官活民

敏手蓋代英材閱閱摩雲鳳閣三賢之華胄聲猷起
日花溪八詠之清風影纓富貴之津迎刃事機之地
早遊幕府西南已識於相如旋擁藩符江漢共稱於
申伯踐敷既久眷倚益隆謂瞿灑一門之衝踞吳蜀
二長之會萬貨盈虛之計既資於鞭笞三等能否之
材仰賴於權衡暫煩轡絲原隰之華果著水鏡金湯
之詠惟流馬方殷於斜谷俾杜鵑少聽於雲安留丞
相於漢關顯膺明陟用夷吾於江左會見疇庸某猥
以樛材領茲臬寄甫抵司存之所即為王事之行雖
家貧幸有於富鄰念民瘠若何而肥國緯不遑恤自
憐嫠婦之愚藥俾有瘳正藉良醫之術

不更事癡未了官祗堪玉川耘耔之充詎知柴桑紙
筆之好肯堂肯獲厥父若是勤勞為箕為裘其子乃
弗負荷不罔冒昧茲在趨承版籍憤然決無河東三
絕之譽條章惜若焉有斗南一人之稱不遠蜀道萬
里以敢前恃有異州二天之在上假之歲月厚若丘
山自今鵲或許於枝依席俾燕少安於巢恣詣大府
而受約束又當聽命於驅馳知厦屋之為帡幪尚異
此身於凌震

代蜀總通夔路王漕

擔簦作蜀雪之遊比嘗假道臺節接漢星之分敢後
修盟母曰幾於費辭所謂未能免俗恭惟某官活民

敏手蓋代英材閱摩雲鳳閣三賢之華胄聲猷起
日花溪八詠之清風影纓富貴之津迎刃事機之地
早遊幕府西南已識於相如旋擁藩符江漢共稱於
申伯踐敷既久眷倚益隆謂瞿灑一門之衝踞吳蜀
二長之會萬貨盈虛之計既資於鞭笞三等能否之
材仰賴於權衡暫煩轡絲原隰之華果著水鏡金湯
之詠惟流馬方殷於斜谷俾杜鵑少聽於雲安留丞
相於漢關顯膺明陟用夷吾於江左會見疇庸某猥
以樛材領茲臬寄甫抵司存之所即為王事之行雖
家貧幸有於富鄰念民瘠若何而肥國緯不遑恤自
憐發婦之愚藥俾有瘳正藉良醫之術

代通李達州

二千石以殿邦方獨總六條之寄百八珠而試吏况
令兼三尺之科辱知辱眷雖再世已然受察受容實
今日以始敬修鴈贄庸闖龍門竊惟郡國之設官雖
曰掾曹之卑列然而版籍登耗之任法律重輕之司
必善判如韋嵩始能稱河東三絕之譽非賢才若仁
傑何以副斗南一人之稱僅俾孺子共之其愧昔人
多矣伏念某受材弗穎涉世未深正猶雛燕之尚巢
強以沐猴而使冠室肯堂苗肯獲恐玷前修弓為箕
冶為裘已荒初訓僥踰一秩周歷五霜雖銓闈久若
先拾之樵而選限尚如未熟之果適因御李切願依

劉夜月遶枝姑卜棲於弱羽春風擇木果大契於夙
心願手非霹靂之是長而身豈塵埃之敢避望蜀山
萬里之遠欲進未能微冀州二天之依何恃不恐恭
惟某官中朝德望斯世典刑家聲仙李之盤根材價
荆山之片玉堂高瓢樂人稱冰檠之清風樓記籌邊
世蘊金湯之偉略早以壯猷而自見亟為當路之深
知萬廩腐紅致貔貅之宿飽千山擷秀與騏驥以翕
來既藹著於事功合徑躋於華要一同撫字半刺回
翔天下玉泉山衆簪觀於墨妙壺中蓬萊郡政咸樂
於香凝江漢幾碁星霜一節茲疇咨於綠野爰起為
於蒼生翠色龍盤餘暇不妨於拄笏紫泥鳳詔褒陞

佇看於荷囊何幸么微獲在奔走某敢不激昂鈍質
澡雪懦衷毋失名譽善事上官當首持於勤謹豈無
他人不如同姓尚有望於品題

通京湖陳制置

制閫掄材幕府盡收於清望帥垣設屬陶鈞猥及於
庸人向雖膺特達之知今始遂趨承之願方將祗役
敢後修辭眷惟襄楚之鉅邦自昔人材之會府陪叔
子於峴首必鄒湛而後從依劉表於荊州非仲宣而
奚稱况今兩道實總一司雖微而麴蘖之官亦俾在
樽俎之列匪求雋異曷副搜羅如某者賦性專昏受
材樗散謬繼勤勞之父稼未能負荷於子薪艱槩荒

蕪游玷有司之辱塵埃汨沒已甘俗吏之歸頃為蜀
道之游就服萊庭之役塞井夷竈國事焉知食檠飲
冰家訓是守偶辱憐於當路獲交辟於公車數月閫
僚真成畫餅逾年茗椽徒愧濫竽雖薦負頗類爭先
之樵而資考尚猶未熟之果適捧便親之檄已弁入
關之繻迹陋轅駒方緬懷於舊主身隨巢燕知復傍
於誰家不圖化冶之收乃在羅致之選杯傾竹葉豈
徒賡進酒之歌角聽梅花且遂賦從軍之樂恩深索
齋感激輪囷恭惟某官六經儒宗三代王佐直方大
取諸坤道仁智勇得之中庸泰山巖々復見聖賢之
氣象源泉混混孰窺學問之津涯威名著而夷狄知

有范公德望隆而兒童亦誦君實精忠一節翊贊兩
朝自朱轡奏保障之功而綉斧擅平反之譽路車乘
馬爰分維屏之權鬯自彤弓屢錫有功之典由蘭闈
之步武即棘路之光華紫荷持囊遂晉西清之獻納
碧油建閫愈隆南紀之保釐留屯舉而野有餘秉滯
穗之羸壁壘修而邊無遺矢亡鏃之費勢雄蛇首不
聞淮壩尾大之虞威戢狼心自絕劔棧齒寒之懼茲
十有星霜之換而一無烽火之驚銘彝鼎銘旂常已
書勳於盟府作監梅作舟楫佇正位於宰廷何幸公
微獲奉奔走其敢不恪共厥職勉勵乃心奉上官而
無失名寧特昔經於題品僅癡兒之不了事尚期終

賜之帡幪

通江陵別帥

烏幕禮賢嘗獲剡薦書之墨阮厨設屬且將吹賓席
之筭念辱知辱眷雖閱於有年而受察受容始遂於
今日方當祗役敢後修辭眷惟荆楚之鉅邦自昔人
材之會府龍山落帽孟嘉之醞藉猶存漳水登樓王
粲之文章具在况今帥閫尤重禮羅雖微而麴蘖之
司亦俾在樽俎之列匪求英異曷副揀掄如某者窺
管材踈挈瓶智小少也箕裘之粗習壯而鈇槩之就
荒萬里馳驅僅濟艱難於父稼一官漫浪未能負荷
於子薪偶當路之垂憐辱公車之交辟贅負油幕祗

成畫餅之羞列掾若臺徒有取困之媿適捧毛義便
親之檄已弃終軍入關之孺列剡箋天雖浮罔之既
合計資積日猶累土之尚虧嗟鵲枝方夜月之依依
燕壘有春風之托杯傾竹葉豈徒賡進酒之歌角聽
梅花且遂賦從軍之樂采葑過望據蔗增慙恭惟某
官郢水鍾神荆山孕秀人物玉壺之水貯風姿金掌
之露凝白雪陽春絕世想清高之韻大美元酒存心
皆淡泊之真惟力量大斯有大規摹惟議論正斯有
正施設自登巍級立上要津繼陪湖南賓客之游卓
冠冀北士卒之選飛書走檄十年贊轅帳之籌出幕
持旌千里沸袴襦之詠忠孝靡容於二致險夷不間

於一心歌皇華遣使臣爰攬周原之轡作中軍謀元
帥載分晉幄之弓遂由月寺之丞峻陟星郎之位旋
晉東壁圖書之直益隆西門鎖鑰之權長城屹々而
地聳四維大江泛々而山立一柱憂願已頓寬於九
陛威名將盡護於三邊銘彝鼎銘旂常佇書勳於盟
府作監梅作舟楫行三位於宰廷何幸么微獲奉奔
走某敢不恪恭厥職勉勵廸心奉上官而無失名寧
恃昔徑於題品僅瘖兒之不了事尚期終賜之悒悒

通淮西尤帥漕

給饋餉鎮關中肇開大府求文武致幕下猥及庸人
以扮梓之寒荻在芙蓉之華選允由公計固豈私情

屬襍被以首途敢襃牋而奏記竊數右淮之參佐盛
推先代之材能幻度風鶴之師則謝石元伊贊其決
晉公雪鵝之捷則馬摠韓愈相其行佳哉主賓躋在
方冊慨遐蹤於往昔圖盛舉於方今內而固吾圉之
藩籬外以應中原之機會如介石終日其間髮之不
容非斷金同心未免肘之或掣故凡引而心腹之助
必自擇於耳目之間如某者種學尚蕪賦資不穎非
晞驥之乘也類沐猴而冠之薄官塵勞鬢駸、兮欲
雪積憂重灼心炯、者幾仄固嘗執橐弭於戎行供
文書於會府祁山斜谷登梁蜀用武之墟漢水方城
覽春秋爭雄之蹟險阻維更於邊面夢寐不到於淮

頭敢期公方拯溝壑之孤蹤乃值上適有金湯之隆
委偶同啐啄遂在驅馳願無祖生先着鞭之才曷稱
慈明未下車之辟一新造化百倍聲光暗月登城再
憶從軍之賦平沙列幕重懷出塞之吟撫微分之僥
盈佩異知之特達恭惟某官爽邦巨哲經國遠猶文
獻典刑蔚有乾道淳熙之舊淵源師友親承武夷洛
學之傳由涵養熟而踐履純斯力量到而事功偉上
第早年之巍占大庭諸老之爭推州縣備更不作勞
人之嘆江湖高卧每懷憂世之心幸杲日之大明喜
片雲之慰望蕭艾去而蘭菊方盛鷓鴣泉伏而寫鳳飛
翔去國幾年直氣仍存於凜、分曹兩地嘉謨克贊

於洋，進退實係於重輕，仕已不形之喜愠，甫辭北
闕，復起東山，後帶臨戎，膽落數淵之鷗，懶輕車轉漕
氣增壁壘之虎，貌意局面，今類乎唯雄未決之碁，非
醫手莫起乎膏肓，既壞之證，草木素聞萬福，此虜何
憂朝廷，孰知弱翁，豈公久外佇洗三邊之氛，祲即携
諸吏以崢嶸，曷售蠟鞭，亦塵珠履，其敢不服膺，左右
盡瘁，始終朝取一人，暮取一人，非處士之尤，而則愧
智者千慮，愚者千慮，有狂夫之畫，以願殫。

通淮西揚制帥

制閫殿邦，新元戎之風采，帥藩列屬，備下士之使令，
以曩焉嘗奉於教條，而茲復密依於統部，寅緣甚巧。

茫覆有歸，頤就列之云，初豈修辭之敢，後恭惟某官
岷峨間氣，沂泗正傳，聲華海宇之宗，二人物廟堂之
儀，渠洽聞博物，盛談西漢之文章，儉德清名，大振晚
唐之風俗，由摘髡於魏級，即策足於要津，發軔芹宮，
贊籌蓮幕，徑趣周行之武，爰膺故籍之司，錦製畫簾，
姑民庸之自詭，折沉夜觀，倚邊畫以居多，春容驥足，
之暫馳赫奕，隼旗之再駕滄浪，千里既騰管鑰之勳，
蜀道一方，兼總襟喉之重，談笑獨當於方面，簡知益
注於上心，戎監勾稽，將俾近長安之日，庾臺詢度，乃
仍護楚塞之風，方茲披南北之版圖，開荆襄之幕府，
屬時右閫，尤重中權，訪叔子於峴山，雖幸晉風流之

復見走光瞞於赤壁實為吳形勢之上游以易地則
皆然斯自天之有命峻陞寶閣增重金城果而新號
令於臨淮立見沸歡聲於魏博中原在望此虜奚憂
抑雅韓碑佇紀功於清廟房謀杜斷即正位於泰階
其素不如人何能為役艱難之鬢早雪少壯之心已
灰江漢未歸憂倏纏於風木丘園退屏夢不到於煙
蕪昔嘗令會府之充負己力丐公朝而許免出於券
外茲在選中窮猿奚擇木而棲駑馬實恣軒而至二
天獨有一介何虞持平日之辦香喜遂私心之附麗
軫昔時之弊履願毋大造之弃捐

通淮西沿江史制置

文昌為帥長擅江淮形勢之雄別駕曰治中兼藩翰
賓僚之列雖駢贅無裨於左右然甄陶有賴於始終
歛版載趨奏緘敢後眷武昌之巨鎮實江表之上流
自昔主賓居多名勝非庾翼為士衡之佐則殷浩從
元規之游西門柳外餘運尚存南樓月邊清談可想
况巡管今兼於兩道而翹英盛集於一州將俾贊於
藩條且與聞於檄畫非才輕畀有覲前修伏念某結
約亡竒輪困寡用早欠書生燈火之力墮在俗吏刀
筆之陳幕府幾年歷落欵欵之可笑疆陲萬里艱難
險阻之備嘗剝落風霜彫零齒髮每念不遑於將母
此身何可以許人比奉聞謀入承廟筭瓜期待戎雖

令觀濠上之魚樵隱移文正擬聽華亭之鶴詎意值
晉公之向闕首能見王導於過江開新府之芙蓉翕
來羣彥收舊時之桃李亦及孤莠致汲引於公朝俾
勾稽於武庫置之末席待以副車猶青氈以去於主
人而赤子仍歸於慈父舳艫千里將令備徒卒之驅
鍾鼓三更再獲奉元戎之令往未酬於知己今始遂
於委身恩遇宗深報國曷稱恭惟某官渭莘人物燕
魯世家出處繫斯世之重輕用舍關生民之休戚文
事武備集夫子之大成智名勇功了天下之能事早
倫魁於多士即賓客於諸侯每惟王業之偏安已蘊
中原之大志迨更麾節爰建帳轅招懷沙漠之氈裘

肅奉寢園之弓劍收功旦夕刷耻古今贊帝王之萬
全政務老成之筭付山河於一擲肯為微幸之圖向
使少遲元嘉北伐之師則已克濟建武中興之業間
無容髮徒有噬臍嗟局面今類乎雌雄莫決之碁非
醫手孰拯乎膏肓已壞之證申伯式是南國疇與保
釐安石其如東山遂煩特起攬門戶藩籬之全勢為
華夏蠻貊之主盟威名素享精采果異當見赤壁走
老瞞之魄又將淮淝繼幼度之勳紹奕世之三槐屹
擎天之八柱佇歸衮冕永著鼎彝以勳庸方赫々之
如斯於寒峻猶拳々之不舍陝東主周陝西主召維
兼二伯之尊洛南曰石洛北曰溫惟恐一士之失致

今舊物亦玷後陳某敢不欣巢燕之重棲勉磨牛之
故步長江護寒數處席幾備維揖之施廣厦大范萬
間尚冀為楠宗之用

通江陵別制帥

擁元帥之旌旗盡護荊州之地綴冗負於藩翰復依
異部之天寅緣特異於他人造化將開其終惠屬方
祇役敢後修辭惟武昌素重於上流而人物舊多於
名勝若庾翼為士衡之佐尚存西門柳外之流風如
殷浩從元規之行猶想南樓月邊之雅興矧茲統部
兼有江淮將俾贊於藩條且與聞於圖畫非材輕畀
有覲前修如某者無以踰人何能為役萬里身親於

絕塞十年客走於諸侯寸輓尺推間舉手而援者數
竒分薄輒交臂而失之雖戎期將觀濠上之魚而歸
夢正憶華亭之鶴屬入陳於兵事廼誤玷於周行曾
未息肩俄而易命言念不遑於將母此身何可以詩
人夜觀燈前徒愧郾城之時雋秋風帽底幸依荆渚
之主人貪尋巢燕之重棲勉策磨牛之故步駢足技
手曾何適於驅馳血指汗顏恐必貽於譏誚非前茅
之在望願小草之何依昧於此來恃以亡恐恭惟某
官詩書宿望文武全才清風周雅之遺音白雪巴歌
之寡和洛涯曰溫洛涯曰石早空處士之羣軍中有
范軍中有韓久負方伯之畧越問津於江漢亟振策

於雲霄出幕持麾草木皆知於名譽登車攬轡限原
遠有於光華險夷一致之備更忠孝兩端之俱盡出
處進退了不介於胸中安危重輕常有關於天下屬
時多事軫上深憂謝安其如東山用煩特起申伯式
是南國疇與保釐遂繇督府之訐謨爰建制垣之節
度甫升於省載晉寶儲繼即寵以除戎乃峻登於論
譔風采如故營壘麾幟之不更日月幾何城郭人民
之若此整頓奕枰之壞局調肺藥籠之良方啓蚡冒
之山林載鳩楚境剪駒支之荆棘盡獮戎庭自茲了
勳績於昂彘運樞機於廊廟僥踰舊隸依附下風某
敢不益勵疲駑恪共奔奏楚璞雖慙於再獻郢斤正

待於一揮僅念李暎未忍彼夷於官道少回別眼尚
期自見於師墻

通沿江別制帥

任隆漢鑰新元帥之碧油禮重燕臺取陳人於素鞞
登龍門而雖早趨燕幙以丹春德厚肺腑感深涕泗
若時巨鎮繫古秣陵乃江左之陪京為人才之會府
見諸史牒往在晉朝茂弘佐興復之初則首招顧榮
賀循以收南土之望幼度任征討之際亦惟得巨伊
牢之以贊西淝之功故能新亭把酒慷慨以折楚囚
之悲別墅賭碁談笑以致秦軍之却豈徒天險抑亦
衆謀向非得若而人豈不誤廼公事矧惟今日尤重

昔時護數處風之寒僅一帶水之隔投鞭淮浦馬常
欲於飲江荷檐石頭鴻冥安於導渚雖千里舳艫之
在望而三邊牖戶之浸踈幾於魏虞唇齒之可憂或
者杞魯瘠肥之猶忍高談者孰知問東米之價遠慮
者未見精北府之兵求文武材能張吾軍者凡幾論
中外事不如人意者尚多公於此時上以相屬將為
根本之計正在籌畫之間仰稽前修孰稱末議如某
者筆花不潤檄草甚蕪一官溯上水之船幾鞠費平
生之殺鷗心舞而不下莫適天機馬力盡而猶求徒
為人馭樓遲歲月剝落風霜一麾俾試於民庸三釜
擬酬於親養兩柔方徹風水不停禮甫畢於松楸分

永淪於溝壑詎期陶冶未棄消塵念其小雅蓼莪之
悲起以春秋哀經之典總非突弁記童子之從游教
蓋舊惟歸主人之拂拭遂叨渙渥俾贊壯猷二水三
山恍對洲前之白鷺十年一夢驚回枕上之黃梁自
頂至踵厥有生成以口語心慙無稱塞恭惟某官國
之元氣學者泰山抗高節於忠孝之階折遐衝於詩
書之府于蕃南國屢騰申伯之勳分正東郊爰任君
陳之托壯虎踞龍盤之王氣清螯吐鯨擲之驚波營
壘之精采頓新已竦聞於威令山河之風景不異方
坐應於事機自茲障狂瀾於百川何啻賢長城於萬
里建大勳業未誇陝右之范韓在小朝廷宜得洛涯

之温石碩居人後亦立客間某敢不收百念於已灰
持丹心而如日後狐丘之一死答鴻造以終身寧飲
建鄴水不止武昌居第懼有疑於避就但入玉門關
不望酒泉郡所祈終賜之生全

通京湖賈制帥

制閫上流分天子旌旗之半典州西嶠在王人版籍
之中拜手緘藤通名籤隸恭惟某官稟天間氣為國
世臣包羅宇宙之襟懷叱咤風雷之手段兵有百萬
之在膏腹夷夏之所竦聞年未四十而秉鉞旄古今
曾不多見蓋自建宣室治安之策已共期雲臺將相
之才盤錯徧更聲華益茂衆且駭浪驚濤之凜若公

猶光風霽月以臨之鸚鵡洲前但見賦詩而醜酒貌
貅竈底自令腐粟以流錢既儒效之翕聞斯上心之
愈眷爰自長江之門戶遂開大府之藩垣號令甫更
皆謂過汾陽之精采規模既定孰非服叔子之威名
匪由允文允武之兼資安得足食足兵之如是慨懷
荆渚密邇中原西州江水之相通南峴煙沙之在望
臨風舉扇能無忠武之思落日登樓應動景升之恨
奉玉斧整齊之畫收金甌玷缺之區啓蚡冒之山林
載鳩楚境剪駒支之荆棘盡獮戎庭匪公其誰舉世
所望酬先正欲酬之大志了諸公未了之雋勳龍作
納言已正舜庭之喉舌虎拜稽首當為周室之股肱

某年落壯心蹒跚蹇步平生幾履疲疆場以何之卒
歲一衰老田園而足矣誤荷上恩之拔拭俾分南服
之蕃宣冒然一來凜甚百謫念結習久從於先世而
揄揚每及於孤蹤茲以小邦幸事大國煙深五瘴祇
虞病骨之支離星煥六符三仰英躔之臨照

通成都黃都大

詠承腹於彌明之鼎莫離瓶罌登駿骨於燕昭之臺
誤編阜樾風塵頓絕雨露所濡未殫足力之驅馳先
寓舌端之依嚮伏念某體輕性滯力小價微揆才無
一寸之長揣技乏千里之逸連年侍官遍更五原秋
草之肥幼歲學書猶負三月春風之負此由轅下偶

置籠中錫谷尋盟合隨訪家山之鷹爪監車服乘自
知非汧渭之龍顧屬已拜於印封抑未忘於芻豆脫
蹤茨棘豈無渴夢之懷聽命繫維寧免飢鳴之想錯
莫尚依於主去收藏恐待於客佳閭闔遙瞻尚隔丘
陵之遠家庭親敕俾承書傳之香茁萌芽於年窮臘
盡之時環奔走於風逐電追之地僅五花之偕列與
百卉以向榮恭惟某官夔井名家九衢獨步南州第
一蓋得武夷師友之傳北冀空羣早出河陽士夫之
選自縈膺使華之遣而金甌添相業之思天馬十
二閑就俾問揚鑣而追日月團三百片靡勞司擊鼓
以助雷化二方有賴於蟄驚人皆爭歸於蠅附駕

駢駟駟駟駟之乘不奔凡驚處挂椒柙樞柝之
林靡遺小草遂令款段亦玷封纏其敢不苦硬存心
摧竒厲節造父失軻王良執轡願益堅飲冰嚙雪之
思盧仝敢歌陸羽作經尚願助分江貯月之興

通湖北許憲

名藩弭節聳隄原禮樂之華別駕綴負兼幙府文書
之掾以眇焉一介之疵賤有魏乎二天之照臨受察
載新修辭敢後恭惟某官六經正學一代真儒精誠
開衡岳之雲鑿裁炯洞庭之月乘長風破巨浪沛然
泛應於事機回狂瀾障百川豈以詭隨於俗習自魏
科之拾芥即雋執之蜚英拄笏賓筵空冀北士夫之

選褰裳真館為湖南賓客之光富貴不以介其心進
退了弗形之色春容華轡游戲夷途方將問臺閣清
要之津姑以佐輦轂彈壓之政適咨閩寄爰藉機籌
果聞帷幄折千里之衝坐俾江漢無一波之警暨分
使竹益茂甘棠屬秋柝之多虞勤宵衣之遠頤寧謂
戶門之過備毋令罅隙之肆窺雖征鎮相望何啻南
北天之限然巴陵一面正處上下流之中用開詩書
元帥之謀俾任甲兵大刑之寄臯陶作士頤何畏乎
有苗召公于蕃自可平於獫狁拯生民於華夏躋盛
治於虞周歸我公兮相中國矣某早荒鈎弊謾繼箕
裘一官客走於諸侯十載身親於絕塞文墨議論碌

碌無以瘡人機會功名落落何所集事偶入陳於邊
畫乃誤玷於周行曾未息肩遽叨易命勉策磨牛之
故步姑從幙燕之後塵附贅縣疣決無堪於適用汗
顏血指恐不免於貽譏所賴際逢獲受容察况對離
離之芳草尚存井井之成規願竭駘庸奉驅策長
江護寒數處一惟指頤之是瞻廣廈大庇萬間庶俾
依歸之有所

通淮西羅倉

望原隰禮樂之華肇新容察備幙府文書之列幸隸
照臨以昔嘗辱眷於門墻而茲復棲身於統部寅緣
有是冒昧此來方就列之云初豈奏緘之敢後恭惟

某官任重道遠色正芒寒先正有若保衡蔚甚一家
之文獻後來必有名世藹然諸老之典刑自華貫之
早登即休聲之旁達榮塗小試已存遠到之規砥柱
弗搖獨立流俗之表冰壁清名之既著鼎彝勳烈之
愈彰日轉畫簾籍甚絃歌之譽燈明夜觀居多檄畫
之籌茲妙簡於楓宸將承流於荆戶肆頒明詔晉列
奉常拳致主之素心蹇濟時之謹論上方前賈
生之席以嘉納人謂有鄭公之笏以尚存適一衣帶
水之護寒指三百疊山而坐嘯令修庭戶頌藹袴襦
大江之西南政聲之赫長淮以右屬民望之睽
用煩持駟轡以觀風然且駕隼旗而作牧講明平準

修舉外攘豈徒效吳人濡須之築以燕安江沱方將
問晉公郾城之勳以汎洒區宇斯世之望非公其誰
佇根本之厚培即精神之遠暢立騰成績徑造通班
某素不如人何能為役艱難之鬢早雪少壯之心已
灰江漢來歸憂倏纏於風木丘園退屏夢不到於煙
蕪比幾從峴首之舊遊幸已丐朝端而許免出於券
外斯在選中窮猿何擇木而棲駑馬實忘軒而至二
天不遠一介奚憂雨雪載塗應念罷牛之騰駕雲霄
連屢願容舊燕之重棲

通廣西豐憲

紫綉疏恩綉衣將指天子不鄙夷其遠俗特起名流

明公爰詢度以周咨來司臬事占星臨部洎日奏緘
恭惟某官昭代竒才濟時敏手数元祐世家之華裔
獨有典刑論嘉定人物於先朝猶存風烈游刃九牛
之不頓着鞭萬馬之無前入握省蘭諸曹斂衽出分
符竹三輔屬心方催侍臣文石之班乃羨老監鑑湖
之樂雖欲急流而勇退豈容巧匠之旁觀若時旰憂
遠在西嶠謂烏孫部落當昭布於皇靈而赤子海瀕
或未霑於聖化爰賴甲兵大刑之用庶寬夷夏姦宄
之虞霜節一臨煙嵐盡洗碧玉筭之坐對豈待席溫
紫荷橐之立登佇頌環召某駸尋暮景牢落壯心雖
老馬敢憚一行而鈇刀豈堪再割甫茲弛擔幸甚聰

臺不惟容察之依光且遂攝承之叙好相逢前十載
細論昌黎壯夫之詩我獨有二天尚托孺文故人之
光

通金州徐守

擁十連玉帳之尊久期望履領三尺金科之寄幸預
執鞭得非際遇之天為是趨承之地敬修竿牘仰扣
籤曹恭惟某官昭代典刑中朝德望文章千載之正
印學問諸儒之一燈名閥甘棠玉骨麒麟之仙種故
國喬木鐵面琴鶴之清風倚天劍泛應於事機下水
船通行於官路察物如度之省括運智若珠之走盤
不以杞非鳳之所棲方且川與魚而俱泳一同製錦

桃李生春別乘岸中湖山分月熟訪洲前之鸚鵡來
吟山外之杜鵑衆水會涪盡是借恂之父老兩峯峙
劍尤多迺汲之兒童天顏魏興地聯關表咽喉漢中
之全勢唇齒京右之上流疇咨共理之良爰畀已試
之效星沉夜柝坐銷弯弓牧馬之驚雨潤春耕足致
賣刀買牛之俗然而西土詠襦之雖切未若東人望
衮之已深賦畫戟兵衛之詩尚勞護塞聽孤舟野渡
之句行命濟川如某者識字未多讀書有限凡肯豈
換仙之分塵容甘走俗之勞祖鉢僅傳父薪莫負如
跛螿之步不能以寸猶雛鷹之羽未可以飛偶叨部
使者之公車俾玷郡決曹之末掾願法家者學非書

生所長藉有依歸貪於奔走癡兒不了官事必貽腰
腹空太之譏寒士廣茫歡顏庶寬筆楚未免之歎

通史制參監丞

烏幘乘邊千里屹金湯之重楚藩設屬一官在筆楚
之微適沿檄以斯來欣執鞭之有便方將委贄敢後
修辭恭惟某官昭代羽儀中朝模楷身踵相門之衣
鉢膏蟠武庫之甲兵不驕不華一洗房杜子孫之習
有典有則蓋由韋平家世之傳以道德為志而富貴
了不介心以學術為本而功業視若餘事自英聲之
起日即怒翮之培風要路夷塗寧拂衣而靡顧遐邊
絕塞乃掉鞅以肯來由禮羅獲聘於石洪而軍事悉

咨於孫楚雲黃萬頃首陳渭濱許下之規草綠五原
坐息棘門灞上之警茲奏功於宣室爰作牧於春陵
出幘持麾隨致藩垣之固圍修車備器遂繇蘭錡以
晉丞矧載參十乘腹心之謀蓋已聃兩道臂指之勢
堂、風采衮、事機碎輻輳破穹廬行見了碧油之
勳績紀旂常銘彝鼎又將繼黃閣之儀刑某癡未了
官少寧更事屢玷有司之辱已甘俗吏之歸厥室厥
苗見謂弗堂而弗播不稼不穡乃思取億以取困載
瞻粲樓落日之濱甫問嘉帽西風之役不罔制命俾
列顏行祗憐步兵之厨豈堪尸祝之俎方虞巢幘將
擇枝依幸甘棠蔽芾之匪遙庶小草依歸之有所識

韓荊州不願萬戶敢云未挹於聲華見蘇刺史我有
二天切異曲加之覆燾

通江陵揚倅

夙駕油屏知暫割漢庭之竹濫竽酒室冒馮問齊成
之瓜不圖小己之塵勞獲竊大邦之輝潤通名攸始
奏記敢稽恭惟某官粹學淵停英姿山立幾千仞岷
峨之孕秀二百年坡穎之流風同時獨不得司馬哉
久矣奏大人之賦後世使復有子雲者方將續太元
之經自魏級之摘髡即要津之策足威宣北部判屹
南山畫禪儉幕之芙蓉教洽魯宮之芹藻策陳計簿
遂由萬里以叩闕班列司書良取一言之利國方隆

上眷自詭外庸果乘傳之未西亟改轅而以北牛刀
甫試驥駕即馳茲海沂已詠於王祥矧襦袴載歌於
叔度五月報政未遜昔人滿歲為真且循前制第恐
見思於宣室復將趣侍於甘泉某壯齒雖駸童心猶
駸屢困有司之辱已甘俗吏之歸始役家庭厥當而
弗肯獲繼叨臺幕不稼而胡取困甫緣親檄之還忽
玷公車之辟未能觴政安贊俎籌猶燕方巢幙之危
乃鵲有依枝之喜曾香一瓣惟恐交臂而失之杜厦
萬間僅使歡顏而幸甚

通金州晁倅

作詩而餞長史已來騎竹之童讀律而試書生尚與

吟梅之客雖無三語可之一言恭惟某官金莖露掌
之清標玉壘雪山之名勝自城南垂譽為宛丘淮谷
六君子之遊宜蜀郡知名有老泉坡穎三先生之派
風雲之懷夙壯霹靂之手采彰草茂盈扉花繁滿縣
爰頌朱絲之直游膺墨綬之華便宜泛仙槎而登瀛
方且效溢亭而隱吏當壚訪酒平分印笮之湖山岸
憤哦詩一洗峨嵋之草木曷為熟路又挽輕車果膺
分虎之榮式副化鯤之望行丈二組暫屏翰於武階
奉尺一書行羽儀於文石有如某未之聞道無所取
材見謂沐猴而冠顧非晞驥之乘讀子虛烏有賦未
能凡骨之換仙習司空城旦書寧免塵容之走俗勿

責癡兒之官事庶幾寒士之歡顏夜月枝依正恐鵲
棲之未穩春風巢近當隨燕羽之初來母曰子行遂
鄙其俗

通湖北章帥機

佐元戎之幕以瞻名閥之簪纓司步兵之厨幸托賓
筵之領袖不謂小人之奔走今惟夫子之步趨事長
維新修辭敢後恭惟某官搢紳模楷臺閣羽儀文章
皆爾雅之辭學問在中庸之奧故國非謂喬木猶有
典刑此笏乃今甘棠具存風烈猶芝草鳳凰而人知
其瑞如珊瑚駉駉而世固所希粵策足於要津即流
聲於上國文書佐聘膚使其猶劣諸廩庾攸司委吏

曰當而已逮雷封之奏最由月駕以陞華謂宜召賈
誼於席前奚乃屈柔鍼於戎右公雖廉取上豈久淹
夜觀成吟始繼荊州仲宣之賦斯庭覽奏已知大名
強至之文凡此時幕謀檄筆之遊皆指日從橐鄉珪
之選眉黃行見詔紫立頒某壯齒漸駸童心猶駸父
稼謾勤勞之襲子薪猶負荷之羞夜雨挑燈嘆書癡
之未熟秋風落帽頷酒聖以何知不固烏府之過憐
乃以黃壚而分屬材非刈楚憂甚據藜茲焉冒昧以
敢前賴有悛悛之在上介石之不俟終日雖慙莫贊
於機籌揀木而尚遲葢年敢異曲成於規矩

通京湖關制幹

聽單父之絃聲夙欽上介司荊州之酒品猥玷下僚
不圖賤跡之塵埃獲邇名流之步武方將祗役敢後
修辭恭惟某官學海回瀾儒林摘藻人物玉壺之水
貯風姿金掌之露凝龍泉太阿久燭豐城之牛斗黃
鍾大呂盍調清廟之宮商自角立於魏科即鼓行於
雋軌驂騑獨步洗萬馬以皆空鴻鵠一飛累百鷲而
莫及屬軍事有咨於孫楚而禮羅遂屈於石洪密贊
前籌千里而折樽俎載稽近轍十年而持旌麾已聞
玉帳之上功徑許金閨之通籍雖千室之邑可使為
之宰也無一方之憂寧久遺諸侯乎小駐蜚鳧即陪
振鷺某齒將就壯骨未換仙屐屢折翅於有司已甘心

於俗吏一官漫浪厥苗弗獲之懷羞三仕樓遲不稼
取屢而增愧甫沿親檄忽玷公車踈狂而必將起落
帽之嘲燕陋而奚足繼登樓之賦燕危巢幙鵲喜依
枝哺其醜吸其糟第恐貽憂於濡首平如衡清如水
尚期取則於伐柯

通江陵陳僉判

僉幕借賢久仰弓旌之重帥垣置屬猥陳俎豆之間
不圖小己之塵勞獲聽大邦之畫諾通名伊始奏記
敢稽恭惟某官異北竒材斗南重望水晶宮之人物
玳瑁筵之風流志在掃清安事仲舉之室氣存高爽
自卧元龍之樓由策足於要津即馳聲於上國始樓

枳棘浹溘浦之恩波載泛芙蓉藹仰山之春色逮魯
雉繼馴於桑陌謂喬鳧即覲於楓宸曷屈元僚尚臨
會府意者重藩翰賓客之選將以為臺閣公卿之儲
拄笏而對西山豈容席煖聯鑣而向北闕佇有詔溫
其壯齒雖駸童心猶駸屢困有司之辱已甘俗吏之
歸始役家庭厥苗而弗肯獲繼叨臺幙不稼而胡取
困甫沿親檄之還忽玷公車之辟未能觴政安贊俎
籌猶燕方巢幙之危迺鵲有依枝之幸登樓作賦喜
親王粲之文章吹帽貽嘲願恕孟嘉之落魄

通江陵張教授

竊食釀營將近元戎之幙摠衣黌宇幸依夫子之墻

雖一行作吏之久荒然千里得師而何幸通名攸始
修贄敢稽恭惟某官學海回瀾詞林摘藻人物冰壺
之瑩潔聲猷金薤之琳琅筆補化工提千古文章之
印罔參太極續諸儒性理之燈自天府之墨濃已京
師之紙貴盍徑儀於芝省乃俯屈於芹宮崇雅黜浮
由欲起文風之靡受業解惑遂有資師道之隆願毋
嘆鄭繄之寒決不容孔席之煖祥鱣蜚下振鷺立登
其壯齒雖駸童心猶駢屢困有司之辱已甘俗吏之
歸始役冢庭厥苗而弗肯獲繼叨臺幙不稼而胡取
困甫沿親檄之還忽玷公車之辟未能觴政安贄惟
籌雖使之從政也欤其敢曰讀書何必舞雩鼓瑟儻

令俎豆於其間攻木撞鐘願與佩於之在列

通激賞庫方撫屬

折衝樽俎之間夙推上佐濫觴糟粕之末偶綴下陳
不圖小己之么微乃有同寅之幸會通名攸始奏記
敢稽恭惟某官學海回瀾儒林摘藻人物冰壺之瑩
潔聲猷金薤之琳琅玉粲文章信是劔南之獨步石
洪休譽宜為冀北之羣空自魏級之摘髡即要津之
策足灘飛雙鵝少親黃綬之勞堂集三鱣游典青於
之教珍既陳於席上穎果露於囊中鸚渚賦詩方夜
月訪庾樓之勝龍山吊古復秋風尋嘉帽之遊自閩
畫之一施即薦書之四達安西草檄暫依綠水之盈

池天祿校書佇對青藜之照閣某齒將就壯骨未換
仙屢折翅於有司已甘心於俗吏一官漫浪厥苗貽
弗獲之羞三仕棲遲不稼有取屢之誚屬沿親檄忽
玷公車未能辦五齊之名無以贊十連之畫賴珠玉
之在側庶據執於其間事了而以為癡安敢拄西山
之笏時復而一中聖願同對北海之樽

代蜀總通交代蔡郎中

九重西顧蘭闈供蜀口之師萬里東歸菊徑慙吳頭
之夢既得金篋之刮膜抑資玉屑之滅瘢契托交龜
喜深賀燕恭惟某官晏琦敏手終賈竒才步武絕人
如熟路輕車之初試規摹經國無蟠根錯節之遲留

時警淮邊公泛儉幕漢烽已急不虞胡馬之飲江楚
炬幾焚獨脫池魚之及火既砥中流之柱遂題半刺
之輿就膺阜蓋以擁轡兼畀綉衣而持斧鋤其荆棘
屏以金湯屬劔北之宿師勤殿西之盱食僉言公可
上曰汝斂赤壁雪堂已復坡仙之舊觀青天雲棧更
看太白之昔難少遲閭闔之清班姑舉褒斜之故智
近稽唐制度支當佐於軍興遠考周官冢宰佇兼於
國用某技窮弩末興切刀頭自供柳塞之貌貅久負
尊鄉之鷗鷺瓶之罄矣弓以招之願聃父兄粉梓之
陰乃締子孫芝蘭之好願馳馭取俾問蠡舟綽餘
裕哉已度秋塞草肥之候遲吾行也恐踰春江桃

浪之期

通廣西經略交代董侍郎

閩節奏功絲綸趣覲上疇咨宿望屢催衮衣東下之期公遲俟後人將授襟帶南中之略惟昔素耽於雅好乃今獲忝於交盟爰潔緘藤往塵籤莞恭惟某官中正而肅括公溥而明通言行見於躬行踐履之真事業得於學術講論之素世推王佐繼春秋三策之陳名擅儒林萬禮樂五郊之奏持表裏之一寶歷中外之百為長風孤騫砥柱屹立九陞東知之親結四方征鎮之備更衝嶽雲開父老爰棠之未替潯江月淡兒童騎竹以載迎陞之鰲禁之邇聯佩以麟符之

重寄江無飲馬淵有潛蛟紫蓋黃旗正賴佐中興之業碧簪青帶乃煩屈外服之遊星輶參鉞之交輝兩瘴煙蛮之盡洗屬時羣醜睨我三陞凡獸蹄之跡可通恐狼子之心叵測用費中朝之區畫尤嚴後戶之綢繆咨爾股肱寬吾心腹爰正予工之命未酬維屏之勞謂諸葛已定南方然後經營於北事僅司馬歸相中國自應戒懼於邊人明公是行眷意有屬延英晝接熟陳當世之宜文德曉宣大作吾民之福某凋零鬢雪牢落心灰不堪入市之挪揄徒爾據鞍之矍鑠淮藩籬江門戶固嘗同管鑰之分公鍾鼎我山林豈敢望車塵之及上恩忽被前躅猥承欣聆夙駕於

三階敢憚暑塗之百舍僅其念舊悉以告新山川與地之何如當盡循於成畫閭闔鈞天之此去冀加惠於孤蹤

通京湖制置交代賈尚書

渙渥九天視儀兩地命贊皇而繼吉甫光增淮甸之前聞舉陸遜以代呂蒙拈出荊州之遺事祗慚謗技莫紹英猷將乘竹馬之棄餘敬卜著龜而告至恭惟某官量包流峙響撼堪輿對在天列聖之靈精忠貫日起過江諸賢之弱謹論生風服夏人夷人之心運軍事國事於掌直欲倒溟渤以淨六合是宜植泰華以固四維十年江漢之經營萬里巴渝之聲援網羅

天下之士翕若雲從給餉關中之軍懽然雷動規畫大則事、備識見遠則着、高古社稷臣其猶劣諸今公鄉間誰出右者西塵劈箭東陝分弓紫電出匣而愈試愈新明月走盤而一轉一活佛狸引避於瓜步戎馬渴望於新塘斬將搴旗奏劉將軍阜林之捷班師撤爨收韓宣撫木柵之功瓊花色澤之芳鮮蘆葉聲音之響亮償先正未償之志辦他人難辦之勳起居太夫人視江陵而增耀留相聖天子由端殿以登庸某賦分多竒強顏重出投身煙瘴方藥石之相親受任風寒忽絲綸之誤寵鼓再三而已竭規畫一而具遵豈惟叙雅好於交龜抑且觀壯罔於騎鶴前

糠粃後无礫公其恢若以有容左規矩右準繩僕則
守之而勿失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雜藁卷之六

可齋雜藁卷之七

啓

代上史丞相

鴻鈞播物久被渥於乾坤燕幙綴負尚棲身於江漢
念大造廣如天之覆凡小材無在野之遺疇謂么微
乃甘暴棄用輒忘於鈇鑕敢上扣於機緘竊惟古今
人物之權盡出廊廟主盟之地故漢朝賢士得一登
翹材館以為榮而唐代大儒雖三伏光範門而靡惜
惟上為汲：乎取一介之善斯下皆于：然由數路
而來何幸孤蹤獲際今日某零丁墜緒漫浪微階誤
聯當世之播紳勉守諸生之門戶十年隨牒誰憐不

調之釋之萬里擔簦嘗作依人之王粲繼叨陞於臺
屬方勇赴於事機突不及於既黔義烏當去軌既歸
而却掃分謂宜休不圖索居荆江寂寞之濱而誤在
襄閩搜羅之數一來計幙又見周星嗟蚍蜉蟻子之
援舉無而蟲臂鼠肝之微疇取靖循先訓皎在中心
謂初分教於稽山早獲依光於相里拜大越國親從
門墻之遊奉小申公已覘社稷之器厥後受任艱難
之際未幾投身閑散之間逮大化之載更及諸賢之
並進則已類徐君之劔特蒙復王氏之纜繼小子以
頃年瞻上公於潭府遭逢千一問勞再三盛德弗忘
將俾臧孫之有後微衷自慶深期稭紹之不孤恨未

能攀龍坂之鱗近喜聽起鶴原之羽遂憑恩寵庸露
悃忱辟剡凡三蓋已一歸於化筆薦書有五今惟二
欠於常負少加大匠之甄陶立起朽株於丘壑終身
繫是引領望之恭惟某官千載真儒三朝元老洗日
偉虞淵之力擎天高媧柱之功濟世規摹夏出房謀
杜斷之上格心事業蓋得伊訓說命之中粵登嘉定
之金甌復見淳熙之玉鉉垂紳正笏制大變於聲色
不動之間借箸披圖折遐衝於精神默運之頃方此
佐億萬載洪圖之景命豈徒矜三十年黃閣之清風
彞鼎旂常將編摩於不朽鹽梅舟楫政垓北之無垠
然且持衆美以效君收羣材而報國如醫師之用藥

不以芝木而弃澠勃之微猶梓人之運斤不以棟梁而廢采楠之細故凡絲粟毫髮之技悉歸權衡尺度之公斯久斷於溝中亦一鳴於堂下僂躬望賜援手拜恩不惟其官惟其人儻獲備聖代量能之用匪在其身在其子庶幾勸天下為善之心

代上史丞相

身囿化機不幸自傷於美錦名編謫籍抑知未棄於弊惟懼雖踏地以靡容窮不呼天而孰拯輒披肝膽用冀甄鎔竊以退而不忘進者臣子事君之忠奪而必終予者聖朝愛士之禮故孟明不以一眚掩德卒拜賜以報秦使下惠或以三黜易心將為往而去魯

緬懷斯世奚復遺材今有生於清明之時不幸在乎遭戾之域其窮甚矣猶默可乎伏念某子立孤生多竒薄分緒有不絕如綫之將墜援無其間以髮之可攀屢試禮闈與百千人而旅退一塵宦海幾四十載之徒勞屬因當路之知憐遍歷長淮之奔走不圖洪造擢試小冠方去蝨正懼於害苗而投鼠詎知於忌器拾塵惑孔下杼疑參穎甫合於浮圖碑頓輶於薦福騰猿側視既失木以危行傷鴈悲鳴復驚弓之虛發肱乃成於三折腸何益於九回顧當風雨震凌之餘賴有乾坤覆護之賜雖從沙汰曲示海涵然為山九仞而寧忍篲虧非中流一壺則將淪舟失况彭澤

之瓶無儲粟而東野之鬢可織絲皆命也以奈何將
老焉而至矣爰誦太卜曷問大鈞斯轉喉忘觸諱之
虞而搖尾作乞憐之態正猶噎者豈終身而廢餐譬
彼痿人無一日而忘起白骨更肉丹心未灰決此生
之升沉在今日之拔拭恭惟某官三朝碩輔千載真
儒虞淵高洗日之功媧柱屹擎天之勢垂紳正笏不
動聲色慶曆大衛國之勲好德樂善出於性資元祐
小申公之望矧使過使功而不拘於微跌凡馭貴馭
罪而悉本於至公濟世困窮若將見赤子之入井拯
時淪溺不忍視一夫之向隅故雖以天下之畸人亦
不為化工之棄物許涓痕殿立離煨塵苟一枝俯借

於鷓鴣則十駕願殫於駑馬猶飢者食渴者飲敢斬
賑靈輒於翳桑凡死之日生之年終冀亢杜回而結
草

代上鄭制置

淮左一官思龍門而今老天涯萬里喜燕幙之再春
蓋有寅緣將為終始惟三軍之帥傳檄伊始凡一介
之士執贄爭先手板倒持唾晉無人橐鞬以見倣唐
故事是將肅軍禮以新耳目誰不吐愚慮而傾腹心
知不以位貌拘故敢為門墻告維今西南一隅之地
累貽宵旰九重之憂一壞於井蛙而氣脉之幾危再
弊於兩狐而瘡痍者未復民情雖固而每猶驚木之

烏兵戍未撤而正如連棲之雞春草一生夜烽屢警
渭上之田皆葦白關中之餉乏粟紅兵民財三者以
俱疲士大夫羣議而安出諉曰機會可矣其如根本
者何當如醫之用藥而察脉即知弈者着枰而舉手
可服公之來此吾屬幸歟恭惟某官鄧侯諸葛之盛
心乖崖清獻之能事念二百年之天下中限華夷顧
八千里之坤維外臨京洛帳中之席未煖塞上之氊
已寒誦旌旗色鼓角聲犬羊之魄頓褫對草木風關
山月貔貅之膽益張惟義故可以伸春秋攘狄之功
惟靜故可以得大易制動之理人心所以悅於扶杖
一見之頃士氣所以張於挾纊片言之間難得之機

不容以髮是以善規勢者知其有成功乎某昔有志
焉今無能矣揚州一夢桃李猶榮楚戶三霜萍蓬可
笑不謂搖落棲遲之晚歲復遇賢明忠厚之主人劔
遂重彈屐不覺折舟分一楫中流可避於波濤屋聳
萬間半夜不憂於風雨

代上鄭制置

楓宸重殿西之寄全付坤維薇戍給劔北之屯誤司
并賦靖念公朝委畀之意正惟師門薦引之由謂脉
絡之相通知臂指之可使遂奉命於左右獲效恭於
夙宵然而蜀自渡江以來不知其幾變兵由宿邊之
後又及於七暮公家歎然民力竭矣起於總計者自

為之肝膽昔之分閭者亦視如瘠肥不思尾之不掉
身豈能安皮之不存毛將安傳嘗稽諸易有感於時
師以長率而中行謙以卑牧而平施帥實師之主也
豈大計之不專財猶謙之象乎宜小心而求益自今
以始請事於斯恭惟某官濟時盛心經世大略德望
媧之鰲極足以擎天忠力禹之龍門足以拯溺風霜
其手雲夢此懷淮陽汲黯禁闥難留隆中孔明營壘
重屈百萬甲兵了不形之聲色十二方略常默運於
精神踞鞍鞭指於褒斜飛矢檄傳於關洛訪益州之
金馬自得湖山洗長安之銅駝佇清荆棘信可入方
叔而出召虎匪伊左伯益而右臯陶某素出公門茲
依統府煙未清於詡竈風幸托於婁舟江東之米價
莫知自笑晉人之無策關中之兵餉不絕亦惟漢相
之有規

代上鄭制置

一廛近斗牛之天久依鄭里十乘分井參之地正隸
陝封不揣踈庸願奉奔走維昔范睢入相憐須賈之
故人嚴助在朝念買臣之邑子皆以當時之先進不
忘舊國之後生曩雖嘗聞今幸親見伏念某鬢從鏡
白身尚衫青以落落之一官殆棲々然半世每念不
絕如綫之門戶曾無其間以穉之梯媒袖手無謀拊
膺自慨夢不作蓬萊之想分已甘黍谷之寒適鄉先

生大啓於帳轅而天下士爭歸於橐籥不憚禹錫播
境之陋來効何遜揚州之遊夜峽孤猿有如行客春
風來燕實為主人一轉語以生成九頓首以飯向恭
惟某官清朝厚望洪鼎宗臣四海重輕不辭身佩一
夫飢溺若切已憂蓋由以伊周為心故能以齊魯致
蜀月虧斧斲手段天成霜降鍾鳴人才雲應而况互
鄉之不肖必蒙大治之兼收此一辨誠自三生結責
之驅策老雖無用於榆邊假以扶搖歸庶有辭於扮
曲

代上鄭制置

片言而乞白玉人方日以狂愚一諾而重黃金天有

心乎成就非軫鳴珂之扮梓孰憐躍治之菊荒遂使
冷灰頓回生氣伏念某勉以門戶等在泥塗雖妻孥
貽不振之譏而閭巷有無能之誚卑官牢落垂二十
年薄命迭遭僅三四考碑屢成於薦福舟絕想於蓬
萊一掾低回萬山僻處正類揀盡寒枝之鴈姑為來
依密藻之魚雖有周親不如得見君子斯可方拜帳
轅之風采遽陪樽俎之笑談勞來平生丁寧好語與
其進且保其往觀所由而察所安一夜寒梅不覺春
到百年喬木或遂晚成月眼回青天荒破白恭惟某
官位隆衮繡好切緇衣當時之在朝廷士類舉歸於
推轂康成之居鄉里學徒尤願於造門上方寄十連

於坤維公將納斯世於泰道飽煖霜雪聲效風雲念
洛中久知敬於端明茲陝外適幸逢於文正善為宰
宰天下固不私月旦之評酌誰先先鄉人願早賜春
秋之筆

代上別帥

望詩書之元帥舊識荊州陪學校之諸生今依蘇部
久矣霄塵之闊絕幸焉閭翰之照臨歛版而前彈冠
自喜屬趨風之伊始詎奏敬之敢稽眷右文莫重於
朝家凡分教尤嚴於郡國蓋以為四方朋友之地豈
徒作諸侯賓客之官受業解惑後進所宗講古窮辭
前輩且懼况已陵之勝槩近岳麓之士鄉老師宿儒

猶習淵源之正騷人墨客爭傳文字之香不有當家
此非子座伏念某寒哉骨相老矣頭顱蠟鞭屢試於
揮虛鼠璞卒成於誤售猶漆園叟之蓬鷄分固適於
低飛若紀渚子之木雞氣浸銷於疾視勉續箕裘之
家世偶聯冠帶於橋門鉄爐步之故名每虞將絕薦
福碑之微分意謂終轟不期寸進尺退之餘年僅以
季攷月書而成事猥升前廡叨賜末科繆陳泮水之
遊遠役洞庭之壤官何獨冷藿鹽固博士之諳志不
在温梁肉豈廣文之羨特以有二十年知己之當道
故弗遠數千里投公而此來雖範模慙一日之長賴
厦屋有二天之托夢回風雨知幾繞於峴山路闢雲

霄喜重遊於蓬島非恃此以無恐將其誰而與歸恭
惟某官大雅不羣英標自立肯綮妙郢斤之運韜藏
推荆玉之竒擅正元吏部之名太山其重聽下俚巴
人之曲白雪何高自魏級之摘髭即華途之策足蜚
書草檄十年贊幕府之籌持節典州九陞賴金湯之
力忠孝靡分於二致險夷不間於一心繼登太微之
星盍近長安之日屬時外閫圖任先朝遂分北門鑰
之保釐有若中流柱之屹立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諸
公孰測其津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四海視為之輕
重有為王而留者欲用臣而如前父老爰崇方嘆賢
侯之輕去兒童騎竹果欣慈母之重來是宜寬旒冕

之顧憂禡羶裘之氣魄晉陞邃閣益重長城對席上
之青氊精神如故揮帳中之白羽勦業方新佇清中
原鍾簾之塵即聽東山袞舄之賦小人何幸大造焉
依某敢不思展初心願殫末技效鳶魚之飛躍酬鱗
翼之附攀帶劔而謁勝之雖愧不疑之宿學登樓而
依劉表冀收王粲之孤蹤

代上尤帥

高維嶽以于蕃夙願展互鄉之敬陟彼岡而借役欣
聆玷下幕之陳矧方依萬間芘士之恩詎可棄千里
投公之便輒忘夷等用徹民名重平日之辦香參斯
文之正印維昔師儒之立教於人兄弟之用心苟可

以作之而使成未嘗不引之而俱進或同辱知於廬
陵先生之鑒或皆受業於濂溪夫子之門蔚然前哲
之典刑貌甚後來之倫擬天其有造世豈無人恭惟
某官吾道津梁諸儒山斗雖心所自得一貫之理猶
手不停披百家之書掃場屋之陳言早取元祐正人
之則習臺閣之故事儼存淳熙法從之風發揮崇笏
之清芬表倡棣華之逸駕椒蘭蕙芷不隨流俗以荒
蕪酥酪醍醐俱得古人之雋永見謂渡江以南簪纓
之最盛蔚為淞水以西模範之所宗方泉涌雲興羣
聽舉為之辟易逮水落石出一真尤見於從容比聖
化之更新為蒼生而特起調梅佐鼎借箸前籌出旬月

中之竒者才緒餘了天下之事而已刃解朝遊綠野
夕命碧油抑知江湖憂國之素心爰藉樽俎折衝之
妙略飛艘漕玉得鄴侯餽餉之規摹小隊攢花付老
子甲兵之談笑顧中原之在望久當寧之屬心漢五
單于之爭所以開渭上鍾鼓之盛唐一裴度之用佇
成蔡州橐鞬之迎指期風鶴之效靈不日雲龍之亨
會勒銘彝鼎正位鈞衡某撲檄庸姿棘槐墜緒雛燕
未成於羽翼沐猴強任以衣冠曉日聽衙敢詭癡兒
之了秋風鼓篋尚隨舉子之忙正茲守先人之故廬
將以待微官之遠戍鷓原際幸虎帳前趨來有餘師
喜錐形於披霧不遑將母念已動於顧雲儻容在下

風而上之則是有大造于西也取履可教執鞭亦為
伯吹埴仲吹箎捨此復歸於何地大為末細為楛庶
幾不出於它門

代上項總領

望禮樂華制天下兵農之半作文學掾在國中弟子
之負既近而依使節之光且昔者辱契盟之舊投機
幸會歛版知歸敢熏平日之辨香用扣斯文之正印
恭惟某官高標特立大雅不羣一誠溯洛學之源流
六典究周官之法度有玉賈而韞櫝不銜鬻於早年
若梓材而塗丹將潤色於前列繇官塗之策足耻捷
徑之呈身轉粟青天始贊褒斜之畫泛蓮綠水繼馳

江漢之勛雖推轂爭致之諸公或拂衣不俟於終日
上嘉恬退公迺驟升甫掌故於省扉即登班於帝籍
屬時多壘持節典州拊庭沉貫索之輝薇戍落旄頭
之焰有季梁固可以大漠東之國非鄭侯復無以寬
關中之憂蓋四總在今以俱難而六路視昔為尤重
並塞近罹於青野中原未掃於黃塵何帝匹馬費十
耕牛之資不知幾鍾致一石粟之餽茲興懷於當宁
爰妙東於名門謂昔茂陵有臣鄂閫受任於艱難之
際策功於控僖之衝賴子堂父室之成規有伯埴仲
箎之迭唱遂陞郎署往護兵儲羽扇麾軍仍對東門
之柳色錦衣過里重添南國之棠陰果小出於晏鞭

已立盈於詡竈佇登簪橐盡總版圖其半老頭顱一
寒骨相挑燈夜案鐵幾磨而欲穿負笈春闈璞屢獻
而弗售勉、故家之衣鉢淒、太學之藿鹽偶前廡
之升名玷中宸之賜第踉蹌學步漫浪問津聽泮水
之頌聲範模豈稱對巴陵之勝槩筆硯增慚官獨冷
以正憐風其涼而為役不圖際遇乃在趨承念蘭金
最托於鵠原謂葭玉有聯於龍坂茲為地者庸匪天
耶自今鱗翼之附攀庶遂鳶魚之飛躍賦梅花而上
味道雖不及於廣平帶樞具以謁勝之願首知於曼
倩

代上趙利漕

棄繻出關來由御李負笈入學賜以鑄顏念欲進未
進尚切遲之苟當見不見是自暴矣搢衣之始執贄
以前恭惟某官伯叔中朝父子上第有正學問故有
正議論有大力量故有大規模砥柱岷江回百川之
瀾而不動維城雪壘立千仞之壁而愈高入則王所
居州出則邦伯元結叔秦相府籍登漢使者車過九
折坂之崿嶇既屋尊馭望五丈原而經理遂浼葛鞭
人方鷹飢虎飽懷三軍之虞公念馬戰牛耕為一農
之計至於教養士類愛惜人材是又甄陶斯世之規
豈特轉輸諸道之最僉望所屬爰立可期某萬里一
寒十事九拙敢意以文舉之薦禰乃蒙舍居易而取

皇不待眉睫之間遽借羽翼之重教沾時雨將依在
泮之藻芹身囿春風願與成蹊之桃李

代上趙夔漕

泥金惟在甄鑄舉歸弭節以典銓弓冶必學箕裘茲
甫彈冠而干祿不虞冒昧輒致皈依非敢懷闕黨之
速成所冀予互鄉之潔已嘗聞駒之在廐匪善御以
不調琴之方絃待良工而後鼓伊物且決擇於肇端
之始豈士忘趨向於發軔之初是必得名公諸老以
為適從則其在晚學後生有所歸宿不謂眇焉一介
之微賤茲有魏乎二天之際逢捨是不言幾於自弃
伏念某賦姿不穎力學未優分甘莊鷄之低飛強沐

楚猴而使冠玉川丁口祗堪耘耔之充彭澤男兒詎
知筆墨之好雖父稼之勤勞是藉而子薪之負荷未
能一級僥踰五晷涉歷銓闈充賦拾樵徒若於爭先
選部限年取菓尚猶於未熟夜雪宜諳於螢案春風
豈想於燕巢偶侍歸檣獲希藻鑑不圖今日迺能初
筮以得豐何待來年端可先庚而申巽遂忘學步庸
致朶顧雛鳥但欲得於依枝倦鳥不敢知於擇木儻
取復可教也雖執鞭亦為之恭惟某官斯世宗工中
朝碩德有令時秋陽之潔得晉衰冬日之和棘路持
平早接鴛鸞鳥之步武楓宸惠遠暫分駟駱之光華仁
聲一洗於巴渝民俗如熙於畿甸揚清激濁共知部

刺史之威名舉滯拔淹已具小天官之材望惟其無
訖而拒之色是以皆于、而來之人一舉手而作
成九頓首以延佇仕未如此急也尚須留借於暮年
論定而後官之庶或歸榮於鄉曲

上鄭丞相

位隆赤舄聿新公道之開禮釋素冠載上大鈞之問
顧一介升沉之決在片言寤否之間輒熏辨香端扣
羣玉竊以明良賡歌之會真千載之幸逢中外戮力
之臣有一藝而畢獻猶陽和布而草木皆甲如時雨
降而山川出雲闢翹材館以詳延熟閱漢庭之人物
伏光範門而願見朋來唐世之儒宗然而易寓辭於

茅茹之微根詩垂情於菁莪之細草良醫不以參苓
芝朮而廢溲勃巧匠猶待椳闈扂楔而成屋廬矧事
會之尚殷尤選用之為急雖朝廷多老成之彥郡邑
其可無奔走之才雖臺閣皆茂異之流山林猶恐有
抱負之士故下而或影響之昧、在上者亦意嚮之
拳、挽回古風親見今日恭惟某官道關天運識覺
民先一編而為帝師舊學賴格心之益十年而至相
位真儒高秉國之勛規模為治安千歲之深思功用
自中庸九經而流出殄楚淮之逋寇笑談封京觀之
鯨鯢剪河洛之世讎威令及淵叢之鷗獺惟正誼明
道平時之定見故開誠布公舉世之共知茲偉業之

方隆即昔人而尚論蕭曹直刀筆吏初何事於詩書
房杜以帷幄臣猶有慙於禮樂是殆成湯之於伊尹
傳說之相高宗蔚有典刑如出軌轍然且起一代耆
英之望與共扶九重更始之規轉移習俗而使懦夫
立頑夫廉收攬豪雋而俾智者謀勇者力于：然而
來矣休、焉如有之歷世以還喜諸老風流之再見
得人如此知中興日月之可期某骨相郊寒器資李
短蹠躋詩書之燈火動勸俗吏之塵埃鳧鴈去來不
繫江湖之多少貔貅出入備更疆場之險夷頃邑債
之甫償偶暮寮之濫綴倏罹荼苦即屏蒿君三年纏
風木之悲萬里斷煙蕪之想琴絕絃而誰聽金躍冶

以非祥天實憐之疇其援者比輒借舍人之一篲獲
晉詹泰階之六符辱温語之丁寧許羈蹤之東拔恩
波載沐冷灰復然顧病鶴敢希於乘軒而窮猿何暇
於擇木惟筆端之上下視鞭影以東西塊北少回朽
枯立起儻春風所被出東皇布澤之中凡朝露未先
皆國士酬恩之日

上四川鄭制帥

三月河陽幸獲綴大夫之幕五日京兆先令解掾史
之官義既盡於始終禮當明於進退介圭將覲吏鞅
難縻中心非敢於輕違大意不容於它就恩門曲徇
分地知安竊惟上之待士以禮為羅士之事人以身

委質榮辱實相為之喜戚出處抑亦因其去留故昌黎賦淮西之歸欣若有向闕聯鑣之詠而子諒寄并州之別悵然形臨路覩絲之嗟蓋晉公方膺命圭相印之新而越石素加駢弓翹馬之舊念五年之待接嘆慨良勞携笏諸吏以崢嶸欣愉迺寓茲人情之常耳在賤隸以曷如顧方資知其主以信其實又始因善其父而辟其子兩賢舊抱一旦偶同伏念某人品至凡天資不穎見謂庸瑣徒勞於州縣不能磊落自取於功名憑藉家庭僥踰仕宦弗播矧肯獲凜詩禮之貽羞不稼胡取禾懼簡書之積譴依棲萬里荏苒五暮薦揚備至於再三推挽不遺於尺寸比

搜羅於藻籠俾依泛於蓮池自知分素無蓬島之緣若為夢乃到邯鄲之境臨江橫槩熟親詩酒之清乘月登樓細侍析棊之適顧綿力未殫於毫髮而好音忽錫於絲綸表上還朝固切喜屋烏之好詩吟出悞詎無悲巢燕之離初期錦纜之行後問綵衣之養復於其所已貽軻書入谷之譏退不以時慮失義易介石之訓鍾鳴霜降舟引風回惟何所不容於大賢斯今而知免於小子恭惟某官德隆泰華動蓋堪輿屹成明堂一柱之材來任坤維半壁之寄張忠定一箇信人心自爾而相孚范老子百萬兵賊膽聞之而皆破上以堯殿風雲之幸會公其漢關雨雪之久勞遂

頌晉康侯接日之音爰示師丈人承天之寵闢翹材
館鄭縉自得於青氈坐政事堂周袞方歸於黃閣豈
特士夫以用韓公社稷之幸將見將相皆出子儀幙
府之遊何幸么微嘗蒙料理况近親於訓諭屢復許
之驅馳是雖未既於趨承猶冀方來之勉勵飢鷹側
翅初無飽則揚去之心駑馬戀軒願使羣無留良之
嘆

上四川桂制帥

油幢建閫封疆新四履之雄茗幙綴負厦屋有萬間
之托幸因沿檄獲遂執鞭方當旌旗改色之初此正
摺紳聞風而起身橐鞬而下拜舉將踴距以赴功負

弩矢以前驅孰匪恪恭而奉職矧登龍之伊始豈執
鴈之可無恭惟某官禮樂真儒廊廟元老碩德屹隆
於泰華脩名昭揭於羲娥撓之弗濁澄之弗清黃叔
度之偉量剛亦不吐柔亦不如仲山甫之高風蚤膺
多士之選掄深結兩朝之簡注粵馳驥駕即剖菟符
既寬黼宸之憂旋任繡衣之寄帝曰臯陶作士果消
蠻夷猾夏之姦王命召公于宣方繼江漢平淮之雅
屬帥鉞甫臨於巨鎮而檄書偶警於西邊緩帶輕裘
荆楚固資於叔子綸巾羽扇褒斜又賴於孔明遂一
再遷而登荷橐之華不三數月而陟松塔之重比聆
輿論能誦綸言蓋惟綏和靖重之兼全與夫謀慮廣

直之素著故借商巖之雨來清蜀塞之煙惟梁益在
坤靜則合坤之象惟京洛未復動必有復之機是宜
鼓角之令修便覺閔山之響撼扶杖一見人心此所
以歡忻挾纒片言士氣斯為之鼓舞佇聽銘旂常而
銘彝鼎然後作舟楫而作鹽梅此四海之公言非一
介之私論某分為吏俗見謂兒癡越俎代庖嘗吹闌
箏哥之議摘山充廐繆塵臺幙之賓適來省於庭闈乃
獲迎於轅帳得非際會有是趨承三匝而遠寒枝王
切鵲依之想一過而空北冀惟懷馬鈍之羞

上京湖陳制帥

十國為連賜履久勤於王室一行作吏曳裾未造於

公門威名雖草木之知位分殆霄塵之隔不虞凌躡
僭布依皈竊以先進者後進之所師小人者大人之
斯受故願韓荊州之識在謫仙而亦然上于襄陽之
書以昌黎而猶爾或以負天下之望而思顯於當世
或不為它人之歸而期効於微軀以今觀之自昔久
矣蓋以處身於貧賤詎無借勢於王公儻不假之語
言將莫通其名氏輒緣斯義用致由衷恭惟某官清
廟鼎彝明堂柱石功可以鑿龍門而拯溺道可以立
鰲極而補天治事邊防體用得湖門之舊極圖易傳
源流為洛學之宗故其推而議論發而文章形之政
事著之功業皆本六經聖人之正見謂三代王佐之

材早際會於昌辰即發舒於賢蘊貴名日起怒翮風
培訪秦人之源不憚牛刀之存試臨鄭子之國共誇
驥足之難淹適當天顧於漠闕爰俾地分於荆戶上
方意屬公以最聞歌皇華遣使臣乃綉衣而持斧作
中軍謀元帥即玉帳以運籌郎星隨陟於粉闈卿月
晉陞於金掌南宮獻納繼膺荷橐之華東壁圖書峻
寓松塔之直寵光所被睿眷可知蓋聞道路之言妄
議藩垣之蹟惟時南國實控北門往虜數寇邊自公
而無驚沙犯塞之警向民罔樂業自公而有聚廬託
處之安莫重於城守而設險固國之交修莫急於軍
餉而因田致穀之餘裕以至聲色不動之頃坐銷肘

腋未形之憂無非信足以服女媧與夫靜足以制動投
機之會間不髮容先物之明甚於龜卜凡此章々之
效豈其淺々之規由陸遜仁人斯不為於吳患非杜
預儒者恐未免於晉憂茲歷歲之既深為累朝之未
有入方叔出召虎寧久淹鈇鉞之征左伯禹右臯陶
行即正鈞衡之拜伏念某挈瓶智小窺管材疎俗容
非藥之可醫凡骨雖丹而莫蛻室弗肯堂菑弗肯獲
謾襲前脩弓必為裘治必為箕已荒初學徒久綴家
庭之役曾未更州縣之勞蓋自兒童已知誦君實之
德亦有父子皆獲出廬陵之門雖人品之不侔而志
向之則一許攀鱗翼誓竭駑駘百年幾見以身親逢

千里一來惟公所命與湛輩於羊峴儻令置奔走之
後塵從隗始於燕臺期仰副作成之大造

上江陵別帥

園身藥籠雖久登夫子之墻廁迹釀營茲始事元戎
之幕顧小草獲依歸之地方大鈞托覆燾之天不矢
諸辭曷鳴斯感竊以朝家選用之路莫重閩屬辟舉
之權白傅制詞謂臺閣僅下於一等杜陵播詠則旌
麾不出於十年必有鶯其語以始宜儻妄虱其間而
則媿如某者雖學為治未能荷薪見謂如沐猴而冠
之自知非晞驥之乘也文闡躑躅但知付分之低昂
官路浮沉不敢與時而奔競既離家庭之憑藉祗宜

州縣之驅馳涉筆茗臺鷹甫遂脫鞵而去吹竽酒室
鳥亦由擇木而來靡辭濫觴糟粕之餘良以願學俎
豆之事二十年之辱眷詎能如朝夕趨承之親數千
里以投公豈特為歲月苟且之望終身翼附疇昔心
降第甫綴於儉池乃難黔於墨突曰疏附曰奔奏是
雖惟命之東西或執掌或棲遲實願以身而左右二
天是望一日獲安恭惟某官雅志濟時英規激懦文
章傳千古之印學問續諸儒之燈撓之不濁澄之不
清黃叔度之偉量剛亦弗吐柔亦弗茹仲山甫之高
風茲輟直於郎闈來保釐於帷幄凡山川也人物也
皆平時梓社之討論如保障焉繭絲焉又積歲等帷

之畫諾講明之詳故設施之效望實之著故威信之
孚此一年水二年旱而政曲盡於撫摩彼五月穀二
月絲而民舉息於愁嘆氣脉內固精神外彰緩帶輕
裘既覩仁人守荆之績垂紳正笏倚觀真儒相魯之
功是宜士皆雲合以朋來咸以公為淵納而皇受璣
璠橫道瓴甃並登梗柞成林薪蒸蕪刈遂令餘子碌
、之輩亦預諸公衮、之間某敢不砥礪懦衷切磋
鈍質忘在彼在此之異迹持厥終厥始以一心如檄
畫膜謀雖俗吏刀筆筐篋非能也若車塵馬足則小
子灑掃應對豈倦焉

上夔門李帥

仰師門數仞之高嘗叨薦禰瞻帥闡十連之重切願
依劉若有寅緣以為終始伏念某儒冠繆學祖鉢濫
傳自知漆雕之未能敢謂子羔之何必塵容甚俗豈
藥可醫凡骨欲仙雖丹莫換昨與諸生而進誤令計
吏以偕桂籍香空竟負秋風之吹送桃源夢香終成
春雨之離披謾試一官尚餘三載正類雛鷹學飛之
始敢懷跛鱉進步之心偶侍萊庭獲拜蓉府愧一戰
而已北幸再造以有西捨魚取熊皆云捷徑攀龍附
鳳遂啓妄圖雖官事非癡兒之所能然舊物惟主人
之是戀或以取履可教雖曰執鞭亦為恭惟某官禮
樂真儒詩書元帥羣賢標準歐陽子之遺風一貫淵

源揚誠齋之正派故雖瞿塘灩澦之險亦猶吉水仁山之和致君澤民特其餘事薦賢報國是乃盛心遂令金躍冶以一鳴璞忘刑而三獻僅容奉命受令於車塵奔走之下庶獲聞善服膺於函丈摠趨之間鸚鵡洲邊恨莫對南樓之月杜鵑聲裏冀密依巫峽之雲

上利路胡漕

君遣使送以禮百城瞻澄按之新子仕父教之忠一介有參承之幸矧嘗披於樂霧茲獲戴於蘇天敢以微忱布之短贄竊以外臺位望當路表儀褰帷屬問俗之初歛板重趨庭之敬居職守者以職守進事文

墨者以文墨知故宋廣平之為下寮上梅花賦以謂味道雋曼倩之在文掾帶櫛具劍以見勝之古者如斯今焉敢略恭惟某官材空冀北派出江西文章為百世之師志氣奪三軍之帥早逢聖代親得家傳芝映蘭馨鬢髮澹庵先生之節操冰聯玉潤依稀竹坡居士之材名處富貴若布韋取功業如草芥兩游烏幕載縮虎符駟馬熟路而駕輕車錯節盤根而別利器政猶迎刃機若應弦折衝多玉帳之籌護塞肅金城之鑰既騰膚奏益簡宸衷謂月寺勾稽既著周行之望茲星臺飛輓宜將蕩節之行遂陞祕宇之華併領价藩之寄載詳使事竊聽輿言邦本宜固而邊備

不可踈軍費方殷而公家未易給此最關於急務其
有得於遠圖至於廉訪能否而進退人材存問利病
而循行風俗比在大幕府之日已知賢師儒之心四
牡此來列雉幸甚第恐持獻納之囊而有待靡容攬
澄清之轡以久留決非巽堂可淹坤柄某幼烏識事
拙昧趨時子弗負薪莫副家庭之望整屐不恤緯徒深
畎畝之忠隨地一隅閱時三載正倦蜀山之雪喜占
郇舍之星遂以么微隸于奔走惟未諳於教訓正有
冀於併蒙開水利齋以教人幸在涵養作成之列出
五峯門而授道豈無趨執問之忱

上徐漕

金城西望久筮跡於膺門玉節東來獲趨風於范轡
恨執鞭之已晚喜擁篲之爭先鳶飛魚躍雖匪一朝
鳳附龍攀乃在今日遂雲霧青天快覩之願慰泰華
黃河未見之心恭惟某官大美元酒之具錯節盤根
之器中流砥柱障學海之狂瀾熟路駕車馳官途之
雋軌早近長安之日未登蜀道之天虎帳運籌時宜
周識菟符撫字民瘼悉蘇險夷盡得於目中規模可
運於掌上載詠漢陰之襦袴一清邊徼之氊裘天顧
夔子之邦地在巴人之境以銓選則必山濤毛玠以
餽餉則必鄩侯孔明遂以崇臺寄之敏手魚復之江
山改觀替蝨叢之草木知名天子有詔無疾其驅趣裝

可也王事靡盬不遑寧處叱馭侯之某猥以樗材嘗
依棠蔭不特寬功過簿之曠怠抑且置賢材錄之薦
揚憑藉餘光寅緣末屬適覩皇華之行部獲瞻紫氣
之浮閔乘傳豫州尚托清河有二天之覆授書圮上
豈無黃石後五日之期

上徐漕

鷲不如鶚往嘗登北海之書鷲化為鵬今敢啓南溟
之想恃青氈之舊物祈華袞之新知既有機緣奚勞
介紹竊以舉士有良法未嘗限以先後之同取人以
片長豈若假之終始之力故善可紀於一介則褒不
憚於屢書必若鄴侯為數言則國士禮於南鄭向使

人傑不再薦則長史老於荊州是皆橐籥之全仁不
忍範圍之弃物罔俾厚德專美古人伏念某猥以駑
駘頃在鞭策曾乏阮瞻之三語首知駸蔑以一言陶
犬瓦雞初何適用車籠鍾鷄乃爾過榮爰頂踵於師
門獲贅疣於計幕恩深鑪鞴量溢瓶壘登山正當語
於徐行取果固靡容於未熟分蠹魚之活計任鷗鳥
之真機八駿盈庭徒未忘於異顧一兔在野孰能免
於得心不憐無地之樓臺更傍誰家之門戶囊中脫
穎矧當毛遂之三年圯下授書近在子房之五日僅
未捐於簪履庶不墜於箕裘命也矣夫天其或者恭
惟某官諸儒山斗吾道津梁褰帷廣咨訪之途攬轡

有澄清之譽別陽秋於皮裏寧賈石銜玉之易欺納
雲夢於胷中豈工瑟好竽之難合蔽芾憶甘棠之舊
攀依嗟小草之微如初筮發蒙雖已資上善之水非
再索得坎恐終陷深入之坑茲進之以寸之基實間
不容髮之會正猶五律皆有待黃鍾之鳴不藉九金
未必諧神鼎之鑄勿謂成其小而成其大所祈善
於始者必善於終鴈揀寒枝應尚念沙洲之夜月燕
來故壘豈須待簾幙之春風望之如天刻以為歲

嗣男 杓編次

可齋雜藁卷之七

可齋雜藁卷之八

啓

代除蜀總謝丞相

冢宰建邦六典半理財之計地官設屬三軍分給餉
之司抗牘靡容轉鈞有自憑謝緘之輒貢叙時事以
略陳竊惟蜀自渡江以來幾及百載兵由宿邊之後
又將七葦一變於井蛙而元氣僅存再潰於隄蟻而
瘡痍未復封豕長蛇之猶梗飢鷹飽虎之難調方當
百萬師費千金何啻三十鍾致一石根括行而民有
白着錢之慘博糴貴而官無紅腐粟之儲已竭晏鞭
未減臚竈問幾何於內史告屢匱於大農士方杞魯

視之人必蕭葛可也伏念某絕無技巧僅有朴忠細
柳驅馳早諳疆場轉蓬流落晚倦江湖三年假熊楚
之麾萬里把鶴林之繡甫奉周官之法度來稽秦府
之圖書鹽法雖存去唐厚利米價徒問笑晉清談粮
道莫識於關中屯田難舉於渭上吏姦百出民病多
端僅知國事之以公正恐人情之少合媵理深疾扁
鵠寒心血指旁觀屠牛束手敢期推擇就玷使令矧
公朝刑印以久之顧小已吹竽而慊若民天寄重化
地恩深恭惟某官千載真儒兩朝元老躬振淳熙之
玉鉉力扶嘉定之金甌默運精神存妙筭於借箸披
輿之頃不動聲色定大變於垂紳正笏之間已恢治

內治外之宏規尤重足食足兵之急務俯憐遲鈍粗
歷艱難雖未必錢穀之知而嘗聞軍旅之事遂蒙頒
渙汗於先帝疇庸之際未幾申異命於真主御圖之
初可謂喙抱之恩若爲銜結之報某敢不恪懷精白
勉答清明固當以國而忘家未免如子之仰父上元
和會計之簿諒蒙古甫之具知陳神爵方略之圖正
賴弱翁之可奏

代蜀總謝樞密

鞠草無庸方誤領梓東之節握蘭有命迺令給劔北
之師寄重民天恩深化地維紹興始創於四總而益
昌獨介於一隅百年之間幾變于此井蛙內囿封豕

外訖石壕吏歌而民已剥床兵車行作而軍未解甲
備邊積粟當求晁家令之智囊足食理兵宜得陸內
相之奏疏非制度紀綱之先立雖源流本末以何爲
付之庸人敗乃公事伏念其一寒無與百拙奚堪自
知州縣庸瑣之流僅副邊鄙驅馳之役三年楚戶熟
聽霜砧萬點蜀山來遊雪壘南持滂轡即會晏鞭大
農屢以匱聞內史幾何所入媵理深疾扁鵲寒心血
指旁觀屠牛束手敢期推擇就玷使令然蝸殼之涎
久枯恐龜背之毛難刮龍光厚甚蚊負凜然恭惟某
官伊周真儒韓范元老方九五大人居正之始乃二
三執政奮庸之秋搢笏垂紳坐鎮泰山四維之勢披

輿借箸屹成金城千里之形念備禦古人之經而積
貯天下之命遂俾一介疆場之吏獲叨四路軍賦之
權然而元和會計乃吉甫之具知神爵方略非弱翁
而孰主勿謂樞密三司之異務正惟冢宰九式之是
圖此門墻弟子拳拳之愚於鄉曲父師顛顛之望某
謹當鑿深覆轍弊塞漏卮江東之米價莫知正恐晉
人之無策關中之糧道不絕亦由漢相之有規尚以
桑榆托之雨露

代蜀總謝制置

疇咨禁從薦書朝奏於九天命董兵儲除目夕頌於
萬里雖師門之賜厚矣而國事之憂凜然不腆蕪詞

匪曰彝禮蓋惟外太府之寄實依大使司之權以一身而言手足之於心腹以一家而論子弟之於父兄未有手足不運掉而心腹之能安未有子弟在急難而父兄之忍視今日之勢大類於斯帑藏竭而涸轍之未蘇用度廣而漏卮之莫塞賸理深疾扁鵲寒心血指旁觀屠牛束手此公朝刊印之既久俟制閩推轂而後除是曰同心使之稟命正當以四蜀利害奉大計豈特以一己用捨爲私恩恭惟某官清廟黃鍾函關紫氣暫輟龍墀之履來分虎幄之弓聖上用嘉曰六十州得賢帥士夫嘆服謂二百年無我公若時坤維又有師命首壯褒斜之形險坐寬梁益之顧憂

人材奮而盡屬於禮羅民力優而益固於壽脉熊羆之將畏之如秋肅貔貅之士愛之如春溫凡胷中用蜀之規已無遺慮獨目前裕蜀之策尚煩遠猷此上委之以經營而公慨然於薦拔深得慶曆諸老廟堂之氣象庶還紹興盛時兵食之規摹但虞促上於鷗廳未許久棲於燕幕其一寒無與百拙奚堪老於淮漢之遊晚作井參之役比令會計莫究端倪僅知內史之幾何自謂士師之可去大造者在小已以安重惟昔試於武城早荷兼收於冀北舊羶未冷新席方溫敢圖四岳之堯咨乃舉庶食而稷遜遂叨宸渥俾護餉司然而髮無可刮於僧顛麪有難施於婦手儻

循墻之莫避恐給竈之弗違比以萬間士歡顏諒必
逃於曠庚寬之一分民受賜尚有冀於通融

代蜀總升大府少卿謝丞相

給餉青天方久玷庶堂之問轉鈞洪造乃令亞河海
之班請莫遂於循墻感惟深於跼地恩隆垓北愧切
輪囷竊嘗觀元豐建官之規驗紹興治賦之寄九寺
設屬惟外府任出納之繁四總分司實中朝倚轉輸
之重稽諸往諜莫匪名流伊井絡之一方自師興之
十載游更多故雖載易於王人率止再暮久未陞於
卿士敢期寵數裨及妄庸伏念其窺管材踈挈瓶智
小萬里對西風倚天之劍一官猶春江上水之船使

指州麾自更隆委郎潛丞屬已玷周行壘雪一來竈
煙載給始類良醫懼見之日寧免巧匠旁觀之譏會
列戍之歲支踰三十萬計一鍾之糴費率數十緡力
竭龜毛著危虎口鼓之以議論風濤之駭迫之以文
書星火之驚合制總漕於一州憂爲至切問茶鹽酒
之三法取之已窮不揣踈愚勉膺任使見謂燕巢於
幙上殆如魚處於釜中節惟謹於戶庭剝敢傷於膚
足厨傳過客悉撤冗浮計簿具文稍除滲漏介恃廟
朝之覆燾迄臻疆場之救寧野有崇墉邊無遺鏃賦
雖添於勇爵牒仰給於祠官揆以承平固未覩暮年
寬裕之積質之近比其少紓旬月倉皇之虞然而精

衛不測於海深微螽已懼於山重鬢如此鶴心久猶
鷗矧當斜谷子年之衝尚聞首山庚癸之急盤根錯
節動拂衆心鼓瑟解絃尚待來者旣之上甘泉之計
政祈祝宣室之釐詎意甄陶未捐丘壑俾之爲長府
以仍舊將使作爰田而圖新節復秉金鞭愈慙於劉
晏佩徒鳴玉筆豈逮於尹卿不有生全曷叻眷渥恭
惟某官兩朝開濟千載間生斷四鰲以擎媧柱之天
授五龍以洗虞淵之日垂紳正笏鎮泰山四維之基
借箸披圖屹金城千里之勢每念足食理兵之大計
實關守邊備塞之宏規如江淮財賦之淵尚及見唐
業中興之盛若巴蜀餽餉之道昔已爲漢人西顧之

憂知某素守廉謹而無媿飲冰念某適逢艱難而何
啻沐漆屬當九式制用之際乃舉三載陟明之公遂
引千鈞復令再鼓其一之已甚二者何先敢不厲於
前脩其式圖於後効聽魯侯甲戌之誓當益思費邑
糧糗之儲陳魏相戊申之圖更冀徇湟水留屯之議

代謝政府

民天寄重兩年給薇戍之屯化地恩深一札晉棘卿
之亞佩大鈞之密播愧小器之難勝偃僂莫辭凌兢
知懼竊以四總置所實中朝倚調度之司九寺建官
惟外府任出納之職稽諸往諜莫匪名流非精明足
以筭劉晏之鞭非強敏足以執尹卿之筆則何以內

聯佩玉出秉節金豈期三載陟明之公遽昇一介因
任之寵伏念其受材擣散賦性棗昏畎寸心雖皎
皎以如日江湖兩鬢已種種而將霜州麾使指之荐
更丞屬郎潛之已過一來壘雪載給竈煙當巧匠之
旁觀政良醫之懼見弓張未弛庖漏莫盈公家穴蟻
之難隄民力澤漁之易竭計斛糴之多寡費以數鍾
較歲支之盈虧缺者千萬駭以風濤之議論迫之星
火之文書炊沙不可以作糜談河乃欲以療渴因田
致穀固豈無紹興關表之規以米易鹽蓋亦有天聖
益州之法然已歲殊而日異敢云政舉以人存既靡
遑暮年根本之圖姑未免旬月支吾之計介恃廟朝

之覆燾迄臻疆場之救寧牒給祠官賦寬勇爵稍革
計簿具文之習盡捐厨傳過客之私鼓瑟解絃雖待
來者盤根錯節少異昔時然而赤白囊之備禦方殷
朱墨手之勾稽已困夢馳松菊景暮桑榆正祈祝宣
室之釐曾之上甘泉之計不圖大造未弃明時將使
作爰田而圖新遂令爲長府以仍舊木牛流馬復聯
蜀道之星印犀紐龜驟進箕疇之月靖言僥冒端自
生全恭惟某官宗社重臣國家碩輔洗日賴虞淵之
力擎天高媧柱之功泰山四維有紀綱之憑藉金城
千里本道德之安強每念治內治外之宏規無出足
食足兵之大計上湟水戊申之奏必蒙漢相之主持

呼首山庚癸之糧政值叔儀之急迫嘗切東郊之誓
費未容西域之代超遂俾妾庸荐膺煩劇其敢不益
圖後效勉厲前修靡辭今日給餽之難上副清朝制
用之意三何先於斯二者第虞民信之不孚一已甚
其可再乎更冀已知之終覆

代蜀總得祠謝丞相

萬里予還曾乏上甘泉之計九重出綽俯從祝宣室
之釐非大鈞曲賜之甄鎔則小器已捐於擻竅恩深
橐籥感極輪困伏念某智陋挈瓶見踈方鑿鬢已羞
於霜滿跡每慨於冰寒隨牒淮襄半世在柳榆之境
檐簷巴蜀中朝昇蘭棘之班靡量迂愚弗勝任之小

能冒任破碎不可支之大計欠逋山積庾藏淵空士
知染指於漏卮人戒折肱之覆轍嗷嗷湯火日張萬
竈之頤袞袞風濤時掣同舟之肘靖言斯際不敗幾
希賴廟社之有靈保封疆之可守雖中更多事四五
暮之經理難全而近比累年數百萬之羨儲皆實吏
責方深於甌釜宸恩乃錫於弓旌十載去家固切五
湖之鱸興一朝向闕豈爲二頃之鶴謀由官錢校馮
翊之疑恐戶口爲膠東之賞匪安私室必玷公門請
爰瀝於山林渥乃敷於雨露五原草綠頓忘漢塞之
春回一片雲閑愈荷堯仁之天闊生全厚矣出處賴
之恭惟某官萬世元勳四朝碩範鰲柱偉擎天之力

龍淵高洗日之功端委槐庭運乾坤於掌握弼請楓
宸新朝野之精神執生殺予奪之柄而悉付之至公
兼長短小大之材而盡歸之善任量包滄海曾弗棄
於細勞見屹岱嵩了不搖於異論敷啓丹墀而從欲
許令琳宇之間閑遂致孤蹤獲安微分某敢不杜門
屏迹擊壤銜恩結香火於三生報立山於九殞耕田
鑿井敢忘帝力之難酬潤草塗原尚竭臣忠於未泯

代謝政府

總賦西陲萬里玷弓旌之寵疏思北闕一官尋香火
之緣非大鈞曲賜之甄鎔則小器始捐於擻窳德踰
丘岳感極肺肝伏念某智巧絕無迂愚僅有雖吠畝

之丹衷猶日然江湖之兩鬢已霜機會功名知落落
以難合塵埃州縣分碌碌以徒勞誤蒙先朝簡拔之
公爰命蜀道驅馳之役驟陞蘭棘俾餉柳薇在當時
弗勝弊之餘有一日不可支之勢千倉垂罄莫供曉
竈之煙萬戍聯營屢警夕烽之火精衛靡量於填海
蚊蟲姑勉以負山雨雪霏霏敢憚身馳於峻坡風濤
衮衮每虞足穿於深淵幸而揆始至四五載之前僅
若增終更數百萬之實十年去里惟愚分之懼盈屢
表叩閭祈聖恩而歸老果膺環召獲保璧全雖甘泉
乏上計之勞而宣室遂祝釐之幸端門星拱曾未諧
漢日之瞻真館雲閑但益覺堯天之闊生成厚矣出

處賴之恭惟某官昭代真儒明時碩輔八柱屹承天
之力五龍高夾日之功一德以格帝心自是甘盤之
舊學數年而至相位無踰秦府之故人方資惜帷幄
之箸以折衝行且秉廊廟之鈞而當軸進賢退不肖
將令無一士之滯淹嘉善矜弗能尤務廣九重之忠
厚不特軒陛引鸞鷲之進抑俾園林適鴻鵠之情遂
使孤蹤獲投散地某敢不杜門屏跡擊壤銜恩知帝
力難酬雖鑿井耕田而敢昧使臣忠未殞尚塗原潤
草以自期

代轉朝奉大夫謝丞相

立園糜祿祠庭甘方外之遊歲月紀勞郎省正後行

之秩塊北佩大鈞之播輪困懼小器之盈禮命兢慚
撫心激烈竊以舜朝績考始在陟明漢郡最聞乃膺
增秩未有聖朝之寬厚不遺散吏之優游身在江湖
雖乏毫釐之善恩頒魏闕每升尺寸之資何幸人微
亦叨序進伏念某性猶麋鹿援絕蚍蜉早由巖廊特
達之知擢自州縣奔馳之賤荆淮環轍幾聽夜月之
笳岷蜀擔簦載給曉煙之竈洵湧風濤之萬里煎熬
湯火者五年上計簿於元和但知一實較官錢於馮
翊敢謂肆欺詎云蕙苾之車幾混薰蕕之器三徑彭
澤幸歸賦於田園一曲剡溪獲賜閑於香火雖已白
霜露五分之髮寧忘丹旼畝一寸之心倚樓而問行

藏徒存故步踞鞍而嘆矍鑠已負壯圖顧方歷熙寧
三十月之官疇謂進元豐從六品之格襪褫病鶴正
包衛祿之羞偃蹇枯松忽冒秦封之寵鈞陶有自銘
鏤無窮恭惟某官千載真儒三朝元老執中庸以立
天下之本建皇極以主君子之盟國勢人心屹若盤
石四維之固道揆法守繩然紀綱萬目之張雖方開
風雲魚水之期然靡棄巖穴蒿萊之賤銘功紀績已
高踰中書考之年佚老優賢每或賜上大夫之祿致
令野處獲遂階陞某敢不擊壤承休銜環報德蓋望
不及此深慚登高能賦之可爲儻行或使之敢以歸
老乞身而自足

代荆帥進職升副謝丞相

八柄馭臣圖任在周邦之舊再命作牧陟明頒堯閣
之新山川無前日之殊雨露有自天之渥僥踰越分
俯仰懷慚眷惟太微三光之庭莫盛中興一代之典
布在方策煥有文章玉軸牙籤極用儒之華選寶龜
金鏡昭垂世之弘摹宜有翹英始承寵渥如某者材
踈窺管智陋挈瓶一第奉常學術未能飾吏十年幕
府議論無以瘡人誤辱異知獲備煩使外玷節麾之
揚歷內聯省寺之清華爰畀南荆俾副中峴力小任
重猶蚊蝨之負山政拙心勞甚精衛之填海第守班
超平平之策幸叨陽城下下之書忽陟奎躔仍在軫

分親年八十方茲動田里之懷帝命再三未使釋封疆之責拊微蹤而有覲銜大造以知歸恭惟某官千載真儒兩儀間氣莘野蘊格天之德咸池高洗日之勲明正論用正人獨化陶鈞之上定大事制大變不動聲色之間故方隅雖千里之或驚而宗社有四維之自固謂漢規久任將循子翼之留而晉命專征蓋取史駢之佐遂蒙科瑣亦俾階升某敢不佩服新榮謹循素守匹夫之志謂三軍之帥正虞再鼓之衰小人之腹望君子之心願賜一壺之濟

代謝制垣

楚都建牧幸叨貳鎖鑰之權堯閣陞華又俾奉圖書

之職俯仰大鈞之賜始終巨屏之依祗渥維新修辭敢後竊以中興一代之典莫盛太微三光之庭煥乎文章布在方策金匱石室垂奕世以愈光玉軸牙籤屬鴻儒之兼掌茲偉績載疇於南紀而穹班甫陟於西清孰謂亡庸亦從寓直伏念某寒哉下士奮自窮邊一第偶竊於奉常十年幸備於幕府無崇論欲議可以裨帷幄借箸之籌有曲謹小廉僅克堪州縣擁篲之役上以知其王而信其客公爰舉之士而薦之朝外獲玷於節麾內載聯於省寺遂叨宸渥俾佐戎旃以十五城郡縣之權付之統治而一二年旱潦之後費甚撫摩仰憑裴度之威名謹奉子儀之號令勤

勞夙夜荏苒歲時超策不過於平平城考幸書於下
下丹心報主雖惟國爾之謀白髮奉親未免家焉之
想奎躔載陟軫分靡移顧小己何以稱斯微大造所
不及此恭惟某官兩儀間氣千載真儒三捷七擒行
奏元和平蔡之表十行一札榮頌河西賜融之書帝
方喜羊祐杜預之同時公不遺林父史駢之爲佐取
魯人二弓之副猶備使令念齊師再鼓之衰復加激
厲遂令科瑣誤玷階升某敢不佩服新榮恪恭素守
留寇穎川一歲第虞末路之難全依蘇冀州二天允
賴師門之終覆

代荆帥兩考謝丞相

冢宰建邦每重歲終之會藩臣分牧存叨考下之書
凡微踪尚遠於譴何皆大造曲爲之覆燾德猶天廣
感與日深眷惟古今攷績之規莫謹郡國長人之寄
故京房始於魏郡乃能與課吏之條如陽城之在道
州猶靡見上功之第凡推異等必著休聲苟惟歷歲
以無聞何有居官之可紀如某者名非赫赫策止平
平奉常一級之偶叨幕府十年而罔補分茅弭節疇
昔之望不及斯丞棘握蘭書生之分已過矣荷大鈞
之播物畀外閫以承流七里郭三里城雖山川之素
習一年水二年旱適田野之相仍勉殫精衛填海之
愚祇覺蚊蠅負山之重廩粟歲靡俸錢月費徒愧鷄

梁催科政拙撫字心勞已窮臆技賴廟朝之寬假僅
疆場之救寧資淺望輕無以大六緊十雄之地力微
功寡况其無一最四善之稱幸由領銅虎之兵符茲
復上黃龍之計簿生全至此終始賴之恭惟某官柱
石重臣巖廊元老手洗虞淵之日身扶媧極之天默
運精神存妙筭於借箸披輿之際不動聲色定大變
於垂紳正笏之間茲南山愈峻於巖瞻而東海益隆
於世胄垂功名於唐室未誇二十四考中書之勲舉
法度於周官方率三百六屬羣吏之治遂容鬼瑣未
遂棄捐某敢不圖濟中流謹行末路歲時間暇益思
徹桑網戶之防夙夜勤勞用效結草銜環之報

代京西漕轉中奉大夫謝制帥

慶覃慈極布千齡希闕之恩秩進文階示一道光華
之寵煥絲綸於吏鞅知陶冶於師門撫已僥踰銘心
激烈眷此官名之置實今仕進之榮夢三穗禾而取
中類應昔人之佳兆位十樣錦以居左尤為近世之
美談偉斯級之既崇惟其人而克稱詎謂一時之沛
澤亦同四海以承休葦若微蹤膺茲徽數伏念某品
居下下策僅平平自脫舉子場屋之緣偶登明公鞭
弭之列為繭絲抑堡障論無甚高出幕府待旌麾望
所不及風景對煙埃之渺歲時閱江浪之多夜月吟
笳聲雜敵樓之刁斗春疇荷鋪身親農堰之桔槔比

叨九重雙節之除見謂一歲屢遷之速瓶罌幾溢負
乘載慚敢期修慶禮於東朝亦俾沐恩榮於南土身
霑雨露峻升元士之兩階目睇雲霄近距從臣之一
間凡小己之超躡如此皆大鈞之提挈致斯恭惟某
官千載著龜兩朝柱石託臣興復漢室皇天鑒諸葛
之心爲朕卧護北門外國問晉公之貌歷星霜之一
紀屹岱華於三邊方鼎新大元帥之鼓旗而鱗集小
朝廷之簪履一士有拔尤者即羅而致之幕下匹夫
不被澤則若推而納諸溝中遂令鬼瑣之資亦叨曠
蕩之典某敢不涵濡厚德淬勵懦衷力小蚊蟲懼莫
載丘山之重報殫犬馬誓圖竭原隰之勞

代京西漕謝蜀帥

一麾乘障甫試外庸雙節行邊誤將上指周覽隰原
之伊始顧瞻參井之匪遙推轂有繇修函敢緩伏念
某志雖徇國材愧承家越從幕府之依人少冀疆陲
之宣力一親月析十聽霜砧俎豆嘗聞豈知軍旅之
事干戈餘暇相爲襪襖之圖手披荆棘之蒙茸身歷
煙蕪之蒼莽特因人而成事敢積日以計資俄而蘭
錡之晉丞乃以藩方而贊閭穹廬咫尺幸無牧馬以
彎弓阡陌東西正願買牛而賣劍曾之刺史中和之
頌驟膺使臣禮樂之華道家蓬萊之山猥聯清切方
城漢水之壤俾究馳驅顧轉輸斂散之未能况參佐

蕃宣之仍領爲之地者端有人焉恭惟某官五桂家
聲三槐人物道德兩朝之儀槩典刑九牧之老成忠
定之治似諸葛公今復見神明之政清獻之名過蕭
太傅士知化廉介之風况能持力量之堅凝運精神
於靜定雪山玉壘果安舊俗之蠶鳧湯池金城足制
新夷之蛇豕佇命圭之賞度即公衮之相周何幸公
微亦叨獎拔迹滯春陵之白水心馳蜀道之青天國
事一家固辱素孚於肝膽封圻千里庶幾獲托於輔
車

代京西漕還臺謝荆帥

駕使者輶以膺臨遣上刺史組始遂還歸仰前躅之

易遵有餘暉之旁燭敬修柔牘庸謝中涓伏念某策
僅平平名無赫赫十載依人之下幕一麾在國之北
門落日登樓何有從軍之樂秋風聞笛可堪出塞之
愁雖叨駟轡之華尚縮菟符之寄茲全趙壁來踵蕭
規粟陳陳而腐紅宛存餘畫棠藹藹而新綠不改清
陰厥有寅緣相爲先後恭惟某官中興人物前哲典
刑作京東斯民之星無愧百子駿之右回春陵萬物
之氣其在十元結之間行將佩紫荷橐以論思奚但
擁碧油幢而鎮撫眷懷玉節加惠寶鄰遂今瓦礫之
微爰繼紀綱之舊我來公去頓驚局面之新時異事
殊願聽帷籌之益

代襄閩得

御書謝京西憲

再命作牧甫晉掌於堯章十行賜書忽渙頌於漢札
服宸綸之溫潤知使轡之揄揚恩榮自天感著無地
某一來薇戍屢閱桑陰雖頭白之已期愧汗青之無
日老瘝願見方山東之杖幸逢郡國盡驚豈河西之
璽敢望况乃荆襄之千載惟推羊杜之二公大哉王
心方之往哲震聳貔貅之動地蜿蜒鸞鳳之冲霄顧
老臣何力焉微巨茫不及此恭惟某官以江右諸儒
之望有漢東大國之雄狴犴陳箴草鞠園扉之綠隼
熊作鎮香凝畫戟之清豈徒護沙漠之風寒方且踐
道山之雲氣猶從臣之在淳化行親膺祕閣之題謂

諸將之當紹興僅見賜營平之傳茲揚休命乃拜昌
言寶曲阜復藏烏號弓真無慙於坡記乘下澤車御
欵段馬願早副於援謀

代帳幹謝淮西帥漕

制鉞殿邦藩翰素稱於多士計臺設屬甄鎔猥及於
孤蹤煥成命之誕頌撫微衷而莫稱恩深垓北感極
輪囷雖戍役之未前豈謝函之敢後眷此帳屬預在
幕僚芻粟飛輓之權實贊其長戶口登耗之籍允藉
攸司汎觀諸道之選掄類處一時之名勝非才輕畀
有覲於斯伏念某力學未優賦姿不穎強沐楚猴而
使冠分甘莊鷄之棲蓬不稼而胡取困已荒初志析

薪而弗克荷敢企前脩甫初筮以發蒙將再索而得
坎青衫槐笏僅爲蠻語之參軍黃卷檠牕未了豎儒
之公事繼強顏吏部選之調偶綴負郡從事之官越
起一行俛仰四顧竊自念伯氏獲在桃李之列頃嘗
造帥垣而修粉梓之恭雖有望於轉鈞猶未遑於躍
冶敢期剡檟遽辟公車褒嘉騰華袞之章約束奉青
絲之轡親顏有喜及瓜奚數月之淹吏責無虞歛版
得二天之托請言僥倖敢昧作成恭惟某官道之淵
源儒者山斗負尊主庇民之奧學抱緯文經武之全
才在廊廟在江湖憂樂常關於天下行患難行夷狄
中庸不外於人心此一真始露於水落石出之餘與

衆正並登於天開日明之後親結九重之眷倚遂參
二柄之謀猷屬時西淮屏我中夏講忠武木牛之規
畫爰屈筭鞭揚幼度風鶴之威聲實專籌帷應變捨
攘之事會折衝猖獗之敵情雅歌投壺人識元戎之
禮樂麾軍舉扇誰窺老子之甲兵比大匠之峻升知
上心之有屬抑資梁棟以正巖廊宜此時蓮池下客
之儲皆異日藥籠中物之備左斤右斧無不入於成
規大楠小朶未嘗委之棄物致令鬼瑣亦被搜羅某
敢不山嶽銜恩冰霜厲操第以歸燕有離巢之賦不
勝窮猿懷失木之憂無失名譽事上官所願備殫於
微力一經品題作佳士尚期依附於終身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雜藁卷之八

可齋雜藁卷之九

啓

蜀總內機謝丞相

泰階宰物作人新采芑之時井賦命官置屬昇折薪
 之子萬里遂腹心之委一家均骨肉之恩揆分踰涯
 撫躬知愧夷攷自昔君臣之遇靡分於人父子之私
 魏戊為大夫本以魏舒之息祈午將中尉豈謂祈奚
 之偏得非思王事之勤勞庶獲奉親命以奔走然而
 安石之用幼度由風鶴之平淮公武之屬韓弘以雪
 鵝之擣蔡類許以驅馳疆場之役固未聞出入錢穀
 之間如此典之絕無非其人而不可如某者塵容甚

俗凡骨非仙泉達火燃未能涵養岸移舟駛敢計行
藏金科習城旦之書鐵硯負子虛之賦厥室肯堂厥
蓄肯穫恐墜前功良弓爲裘良冶爲箕已荒初學每
觀蜀道漏卮之極正懷鯉庭恤緯之憂豈期幼吾幼
以及人弗以才不才而言子念西陲之重寄復南渡
之舊規擢之州縣筆楚之官置之幕府文書之列取
周世祿倣魯家臣榮衛鶴以乘軒假楚猴而沐冠朝
奏暮報晝諾奚勞夏清冬溫興居攸適志量雖已踰
於圭竇姓名自是入於鈞陶終身激昂再世遇合恭
惟某官表裏伊說左右禹臯力扶嘉定之金甌躬振
淳熙之玉鉉省徐而命程伯坐弭變於中原鼎沸之

秋諭蜀而遣相如尤加惠於偏方斗絕之地矧逢千
一王者之運默契五三聖人之傳措筭垂紳定國家
於閒暇束帶結髮登巖穴之隱遺故奚爲後我不特
北夷而盍歸乎來非止東海雖佐域中皇極之主不
失天下赤子之心遂使么微亦蒙塊圪載念某羽翰
未就燕尚戀巢汗血何爲駒徒伏櫪雖粗更於愚慮
思自見於公朝恐書生未達於時宜而癡兒莫了於
公事僅知清白仰答厖洪天將降任於人何敢體膚
之自逸士爲知己者用欣乘齒髮之未衰

謝漕使

試塵埃筆楚之曹久依使節備幕府文書之職獲奉

親庭暮年仰荷於保全造物端爲之成就始終厚德
俯仰覲顏惟蜀道自外計之司於南人許內掾之置
朝奏暮報雖與聞席上之畫冬溫夏清實以便膝下
之私顧惟何人乃在茲選伏念某腰腹空大羽翼未
成進莫遑斂版以事長官退不能負笈以從師友生
芻一束早欲矜持素絲五緼總今徒愧慙官甘爲於蠻
語習殆類於癡兒幸蒙二天覆蓋之庥殊之一日驅
馳之力凜然芒刺畏此簡書正虞望太行之雲敢謂
遠長安之日念厥父之稼值此艱難昇若子以新輕
其負荷致令吏屬無異家居酬唯諾之真情佩吹噓
之至渥恭惟某官派由豐鎬秀出岷峨早登九重鸞

鷺之班暫給一道貔貅之旅涵養人物如護桐梓甄
別士類若辨芷蘭謂子其子親其親凡肝膽之情一
也故老吾老幼吾幼以骨肉之愛待之遂使公朝獲
從私請某敢不恪恭詩禮之訓寅奉政事之師燕欲
將雛雖免離巢之嘆馬猶認主寧無戀廐之懷

辟制幹謝蜀閩

爲鄭尚書之門下從事以辱愛知命李虞仲以益部
庶僚俾承咨度受恩特達撫已僥踰陶鎔雖大造之
公負乘切小人之懼眷元戎之幕府實人物之羽儀
或西山朝爽手板拄頤或南樓夜月胡床長嘯或擅
草檄飛書之譽或矜觀碁聞拆之詩仰稽前脩莫匪

名士故班孟堅從涼州之役乃能勒燕然石以頌漢
功而韓昌黎與鄆城之征斯可作淮西碑而紀唐烈
又若辟慈明辟文舉而爲豫州之盛事與夫致溫造
致石洪而謂河陽之美談類非齷齪之才可在高華
之選如其者挈瓶智小窺管學踈分安莊鷄之匪鵬
迹婉楚雞之似鳳承顏私室每虞弗獲以弗堂竊祿
公家常懼不稼而不獵三生熏習萬里際逢賴絳衣
疇昔之知辱玉悵提撕之賜青眞吹送游蒙藥籠之
兼收綠水泛依方致茗臺之交辟退揆瓶罌之量已
深橐籥之恩然而馬寧無戀廐之心烏亦有擇木之
想雲飛川泳特難攀入幕之榮月暗燈明固每羨從

軍之樂敢期鈞轉果賜甄收慙慙形搏姐之間委曲
示弓旌之命昌言十六光騰禰鴉之書屬掾二三下
采曹豚之子舍魚取熊而愈重攀龍附鳳以有歸恭
惟某官左右禹臯伯仲伊呂以仁智勇之全德爲直
方大之重臣仗鉞專征坐鎮泰山四維之勢臨機制
勝屹成金城千里之形士當耳掩迅雷而匕筋之爲
驚公獨手障狂瀾而砥柱之不動一時妙筭萬世成
功相印命圭槐位方登於周袞翹車弋帛桃蹊尤篤
於鄭緇遂令鯉庭黃口之兒亦預燕臺青眼之客某
敢不激昂志氣磨厲精神朝舉一人暮舉一人雖莫
膺於盛選智者千慮愚者千慮尚思竭於微忠

辟襄陽宰謝制帥

服勤玉帳未酬化治之恩承乏銅章誤玷公車之辟
佩隆知而至厚揆小己以莫勝祇命凌兢捫心激烈
竊以襄城之爲邑實居制府之附庸兵屯地險維昔
要都民淳事簡乃今樂土况以並塞休息之久且無
中州劇繁之難保障繭絲有教條之憑藉簿書期會
無督責之煎熬不過約束之奉承然必翹英而任使
如某者絕微拆綫姑學爲裘萬里擔簦甫出蜀山之
險一枝擇蔭亟投楚木之棲辱下來於菲葑俾濫觴
於糟粕始初意向僥倖暮年謀蒙擢之塵埃筆楚之
中亦許置在幕府文書之列粵由服役曾幾何時初

無一言之善可以取諸人敢謂百乘之邑乃使爲之
宰遂自代庖而越俎亟令製錦以操刀萬仞選坑且
有資於援手三年縣債甘自是以埋頭請言鬼瑣之
蹤曷副作成之造恭惟某官中朝柱石諸夏金湯功
名竹帛之所無德業詩書之自出四維盤石重輕端
係於人心十載星霜憂樂常關於天下所以兒童走
卒皆稱君實蠻夷酋長每問晉公四塞狼煙獨遠京
襄之境五湖鯨浪不侵江漢之波頃焉冠堯閣之圖
書行且命商川之舟楫薦賢報國尤出盛心學道愛
人每形至訓察其雖吏材之未習知其於世務以稍
諳致使庸人亦膺煩使其敢不廉隅飭已平易近民

河陽之士信多深荷甄鎔之猥及廣都之事不治尚
祈轡策之少寬

謝總領

位諸侯之上方棲跡於化鈞宰百乘之家復依光於
統部輪囷越分塊北知恩趨承由是以肇新感激不
知於紀極眷斯最邑介在附庸期會簿書雖無中州
繁劇之責繭絲保障則有並塞驅馳之勞歷觀前脩
載在往謀政修害去僅傳傳子成之碑利舉歲豐繼
有劉道寶之碣寥寥千載落落兩生使非出於時流
鮮克堪於民事如其者絕無折綫姑學爲裘祗宜荷
彭澤之籃輿偶獲作步兵之厨吏去來鳧鴈曾何繫

於人哉窮達鷦鷯固所付者分也一行冒昧千里棲
遲幸蒙鸚表之朝騰方擬燕檣之春去使之越尸祝
之俎已愧代庖孰謂操學人之刀乃令製錦未脫選
坑之汨沒先償邑債之煎熬人或憐之謂迂踈之可
笑身其處此豈勞瘁之敢辭賴大造有以照臨於小
己顧不幸會恭惟某官詩書儒望廊廟世臣抗雅志
於雲霄厲廉聲於冰雪濟時實政不爲晉浩乂之清
談裕國宏規未數唐晏琦之良畫茲屈蘭闈之重望
暫分楓宸之顧憂給餽餉鎮關中王事雖當於孔棘
求文武致幕下人材方起於如林洗清江湖氛祲之
塵激揚州縣纖悉之吏遂叨推轂亦與執鞭某敢不

平易近民廉隅飭己有能一日於此用力正期終賜
之挈提比及三年可使足民第恐莫閑於條教皈依
未艾傾嚮如葵

謝荆帥

服勤玉帳政猶小草之相依承乏銅章乃有甘棠之
尚在輪囷越分塊北知恩雖前乎趨承之日匪長而
今亦覆燾之天不遠屬新易次敢後修辭眷惟三峴
之附庸實號五方之雜處簿書期會雖無中州繁劇
之難保障繭絲則有並塞驅馳之責稽諸往誥類畀
名賢必利舉歲豐始克繼劉道寶之碣非政修害去
豈無愧傳子成之碑盍觀寥寥乎中興百載以來其

間赫赫者先生一人而已自時厥後固不乏材然豈
圖庸鈍之蹤而乃望聲華之後如某者絕無拆綫姑
學爲裘祗宜荷彭澤之籃輿偶獲作步兵之厨吏清
秋帽底風流雖不逮於孟嘉落日樓頭人物乃得陪
於王粲初心擇木大喜依枝自謂朝夕於斯不過暮
日可矣代庖越俎實無一日之善取諸人製錦操刀
敢謂千室之邑使爲宰顧選坑未能脫足而縣債先
已埋頭幕下芙蓉徒緬懷於綠水堂前楊柳賴猶有
於春風顧小己何以得斯微大賜所不及此恭惟某
官詩書元帥道德宗工韓吏部之泰山獨步唐人之
三變郢中人之白雪載賡楚調之九歌方將由青油

幕以奏功秉紫荷囊而入侍曾中雲夢雖涯涘之莫
窺皮裏陽秋凡妍媸而坐別知某於十數歲北角婉
變之際念其於三千里鞅掌棲遑之餘遂使執鞭亦
叨推轂某敢不冰霜自厲風雨不渝燕離巢鷹離講
雖惜暫睽於左右衣爲裳莞爲席尚祈勿替於始終

就改謝襄聞

雙鳧集渚恩波沐江漢之深一鷄箋天選甯脫泥塗
之陋繇大闡示附庸之重故小冠忝滿歲之真德厚
穹垠感填悃幅竊以士在郡縣吏之列人望京都官
之陞墨綬銅章由斯上矣青衫白髮否將老焉茲公
朝既限以薦貞而銓省尤循於班序近惟屏翰惠顧

邊郵或囊封特剡於九天而閨籍就通於百里然靡
拘乎常調是必得於當材如某者鹿鹿無竒魚魚自
謹素志未酬於鈇槩微官漫襲於箕裘荷彭澤之籃
輿抵合侶漁樵之子司荊州之酒品不圖吹樽俎之
賓未嘗屬橐執弭之勞遽玷製錦操刀之選政修害
去深慙傳子成之碑利舉歲豐有覲劉道寶之碣幸
托渠渠之厦屋不知袞袞於塵埃六七考之莅官僅
登甲曆數千里而歸省豈暇已謀敢期藩籬躑躅之
蹤重費埏埴作成之力俾懷壁往全其蒲穀而改絃
來續於絲桐遂叨魏闕之寵光不易邯鄲之故步如
蟬斯蛻一由造化之機若燕有巢重到主人之幕恭

惟某官儒宗山斗王室金湯曾蟠古聖人載籍之傳
身佩半天下兵民之寄生聚教訓豈惟修小雅以攘
夷輔相彌縫方將用皇極以經世炯雙眸之秋月提
一筆之春風梁柱楠棗久著吳興之賢德棟楠楓柝
宜多楚國之真材故片言可以化溟北之鯢鯨一顧
可以仙淮南之雞犬齒牙小借羽翼立生致令一介
之微亦脫七階之冗某敢不愈堅素守弗替初心改
邑而井不遷汲引詎忘於脩綆近水而月先得植培
庶進於層臺

淮西帥機謝丞相

投誠黃閣甫借簪以前陳贊畫碧油俾吹竽於下列

陶陽和於孤冷範駕鈍以驅馳播物恩深捫心感著
竊數右淮之參佐盛推前代之人才幼度風鶴之師
時則謝石元伊贊其決晉公雪鵝之捷時則馬摠韓
愈相其行佳哉主賓馨在方冊慨念流風之遠疇咨
今日之圖內而固吾圉之藩籬外以應中原之機會
譬善奕者苟惟一着之差若同舟然未免俱受其弊
故凡爲之掾史亦公選於廟朝如某者種學尚蕪賦
姿不穎非晞驥之乘也類沐猴而冠之薄官塵氛鬢
駸駸兮欲雪積憂熏灼心炯炯者已灰固嘗執鞭弭
於戎行供文書於幕府祁山斜谷登梁蜀用武之場
漢水方城覽春秋爭雄之跡險阻雖親於邊面夢寐

不到於淮頭敢期收微蹤於化爐塊北之中備末屬
於羽檄蜚馳之所誕揚新綉仍昇舊羶暗月登城再
憶從軍之賦平沙列嶺敢懷出塞之吟佩鴻造之樂
成愧蚊山之負重恭惟某官根源六學表裏一誠下
令流水之如元祐司馬措國太山之重慶曆魏公以
赤舄之勢隆猶緇衣之好篤量材而任不遺履屐之
微厲世以廉盡洗弓靴之習屬意三邊之科瑣研精
多士之選掄致使庸流亦叨誤渥載念某久更榆塞
復遠蘭陔雖感恩當效於端驅然撫已未忘於却顧
鼓風雷而成化願起羽鱗誓天日以酬知敬銘肝膽

徐監簿倅鄂謝淮西制帥

望小朝廷幸充負於下列出大鑪冶猥叨渥於中朝
作成雖賴於始終奔走遽睽於左右退方以禮情見
乎辭竊嘗聞夫子之言深有慕古人之誼凡士委質
如女從人蒙之不有躬是豈全名而順行屯之正乃
字始爲潔已以俟時良由去就有繫於終身必也進
退無嫌於大節此雲長所以不忘於曹劉之際而樂
毅所以能處於燕趙之間至今義聲尚有生氣况藩
垣之列屬尤賓主之相親誦向闕聯鑣之詩所冀若
昌黎陪晉公之役發臨路觀絲之嘆豈願如子諒寄
并州之行苟惟昧知己於平時或至遽背恩於俄頃
命雖上出人謂我何伏念某無所取材焉能爲役早

欠書生燈火之力墮在俗吏刀筆之陳鳧鴈去來豈
繫江湖之多少鷄鵬大小固安天壤之低昂龜勉箕
裘驅馳橐鞬駭目岷峨之形險驚心荆楚之戰場剝
落風霜凋零齒髮嗟于役不遑於將母顧此身未可
以許人偶自遭逢辱相料理權然得於眉目之際引
而委之腹心之謀假以副車列之賓幄不以涓塵之
無補每如金石之相孚訪屯塢於河南對舳艫於赤
壁曷資竒畫徒激壯懷聽鶴樓頭未有副東山之委
觀魚濠上方將問南華之遊屬玉帳之檄行俾金城
之圖上饑鷹側翅初無颺去之心駕馬戀軒何有羣
空之望不圖擣質乃污筭班未能聽長樂半夜之鍾

又俾對武昌西門之柳衣裳着主籬落寄人魚何負
釣釣者負魚不幸入人之羅致烏能擇木木豈擇烏
是將何地以枝依遲回既處於兩間引去庶幾於一
決成其羽翼出彼樊籠自頂至踵以知恩以口語心
而曷報恭惟某官人物模楷師友淵源真清古井之
無波定力太山之不動峻從大匠坐總元戎陝西主
召陝東主周暫煩分制洛南曰溫洛北曰石盡出兼
收方人間七筋之驚虞獨堂上兵甲之籌勝出三昧
手而應世事皆付之無心以正法眼而閱人取必非
於凡品致令庸謬亦在提撕某敢不遠企古風永懷
厚德願謹長子帥師之戒亟膺康侯接晉之光庶幾

四海繫此以重輕其亦一介視之而出處終歸鞭策
圖報甄鎔燕離巢竹離亭恨寄唐人之出幕不爲桐
莞爲席情深陶令之歸田

知岳州謝丞相

廟朝授任一時重邊瑣之科幕府綴負千里玷江城
之寄佩隆知之至厚揆綿力以奚堪祇事凌兢捫心
激烈眷乃巴丘之壘麗于楚澤之隈偏安一方素恃
山川之險承平百載未嘗軍旅之聞是雖近失於藩
籬謂可遠稽於規畫迨觀形勢緬想古今湖湘在其
南此則明徹募艦碎皎舟之所荆峽出其北此則僧
辯偃旗燒侯柵之方東蔽沔鄂則魯肅嘗於此置萬

人之屯西顧鼎澧則陶侃嘗於此掩五溪之寇信如
此地宜付若人況今唇齒之疇依尤賴咽喉之聯絡
葦杭相望毋云春水之已生桑蔭未移當戒秋風之
不遠奚爲推擇輕畀繆庸如某者鐵硯違心鈇刀誤
手筆花不潤早孤射策之盟檄草甚蕪漫作從軍之
賦霜雪薄未秋之鬢風波推如水之心慨念驅馳幾
瀕險阻平沙列陣備更劔外之關河落日孤軍猶記
峴邊之城郭逮淮頭之奔走復夏口之往還寄薄命
於鴻毛脫重圍於虎口周旋四塞終始十年白髮垂
垂正切思親之念丹衷耿耿惟勤報主之忠敢圖過
聽於非才尚俾強顏而爲役豺方當道蚊曷負山雖

未忘懷鄉去國如文正之嗟然自昔出幙持麾乃少
陵之羨此恩所在一息亦知恭惟某官淇奧武公蟠
溪尚父臨大事制大變應萬務之幾微明公道守公
心集衆賢之忠益弘濟艱難之局面翕歸靜定之工
夫披郡國之輿圖洞究中外邇遐之勢置人物於夾
袋不遺長短小大之材故凡抱一藝之能咸俾備四
方之役致如微瑣亦與布宣某敢不銜荷立山恪恭
朝夕護風寒者數處願申儆於封圻芘天下以萬間
惟依歸於陶冶

謝臺諫

執右弭於邊城莫陪時議分左符於江國誤被上恩

僥踰殊溢於私心吹獎直由於公論屬方祗役敢後
修辭乃眷已立實據天險北控荆峽而西扼鼎澧東
蔽沔鄂而南接湖湘慨想六朝徒有英雄之迹承平
百載未嘗軍旅之聞自號虞唇齒之既亡而吳蜀咽
喉之所係如茲重地可付庸人如某者鐵硯違心鉉
刀誤手黽勉戶門之逼已徘徊籬落之傍人幾履平
生閱歷西風之局千帆過眼棲遲上水之船悽愴煙
蕪彫零蒲柳歲冉冉兮將去心耿耿者徒存望舍下
之白雲久擬閑居之賦對樓頭之黑月空成出塞之
吟不圖誤聽於非才尚俾強顏於此役葦杭相望曾
日戒之茫然桑蔭未移且秋期之至矣若爲憑恃賴

有依歸恭惟某官學者泰山國之元氣親結龍墀之
簡注載新騎省之威儀陳善閉邪振朝廷之綱紀揚
清激濁持人物之權衡知麤材嘗歷於險艱謂小壘
或堪於委寄遂叨推擇猥與布宣某敢不寅奉箴常
申嚴封守中流艤楫深虞數處之護風廣廈棲巢終
賴萬間之庇雨

兵部江東漕兼督參謝平章

材館疇咨秉大鈞而播物即闡假寵將隆指以參籌
顧負乘之非長爰循墻而罔避強顏交戍矯首知歸
竊以諸道刺史之分轉輸爲急中興督府之建僚屬
靡輕矧朝蹟之兼榮匪時材而罔畀魏公用蜀趙開

專領於計權葉相臨江雍國實參於兵畫凡大勲之
共濟皆偉望之素享孰謂庸流迺堪並任如某者凋
零墜緒竒蹇微官足跡所之歷疆陲而殆徧頭顱如
許悵歲月之空磨自憂患之熏心已功名之絕念屬
馳邊檄起贊戎旃駟駱驅馳繼辱使華之遣貔貅出
入敢辭王事之勞慙無橫草之功願畢寢苦之制詎
期大造未棄孤蹤決獄不知幾何復當錢穀之間軍
旅之學未也仍陪俎豆之陳况令難省之陞班益重
鷄梁之興刺僥踰溢分感愧填膺恭惟某官相漢宰
臣師周大老黃閣幾年清風萬古建昔人未有之勲
庸洪鈞一氣壽域八荒流斯世無窮之福澤總握樞

機之柄從容帷幄之謀講兵食之大經坐致三軍之
給足急賢才之先務未嘗一士之遐遺遂俾塵勞亦
飯器使某敢不激昂素志銜戴洪私通江淮表裏之
津當恪恭於厥職廣天地始終之造尚對越於宏休

謝督相

位隆上宰建新府以督師班陟外兵綴舊僚而將漕
當多士功名之共赴而四方觀聽之云初小己奚爲
大鈞首播旣循墻而罔避敢歛版以知飯竊以部使
者之設官轉輸爲急大督府之列屬畫諾攸資况序
進於省曹復寵升於朝著中興而後建置靡常魏公
用蜀之時則趙開主其計葉相臨江之際則雍國佐

其謀是皆偉人克贊前烈然亦未聞於兼任豈容俯
畀於非才如某者韞線短能斗筭小器一行作吏老
歲月於征鞍千里依人視家山如傳舍臨書慨嘆撫
缺悲憐比綴幙以佐戎與執橐而從事曾微毫髮仰
答甄鎔政惟馬力之窮思遂鷗盟之適屬黃閣肇登
於碩輔而青氈未棄於陳人給餽餉於關中曷資竒
畫求文武於幕下孰匪名流顧橫草以何功俾握蘭
而在列人物盛魚鱗之集化工先蛇足之成白羽傳
麾仍問邊淮之列戍青絲攬轡聊誇江左之諸公頂
至踵以受恩口語心而曷報恭惟某官勲在王室德
格天心冠三階符采以色明握萬里輿圖而掌運相

麻初播士夫交慶以舉觴公袞盍歸天子興思於當
饋持變通之心法以經世納偏陂於皇極以待人陝
西主召陝東主周兼二相保釐之寄洛北曰溫洛南
曰石無一士羅致之遺遂俾踈庸仍叨簡拔某敢不
鏤銘新德砥礪初心竭駑鈍之馳驅報鴻庖之覆育
贊籌帷幄一微文墨議論之長秉軸廟堂尚備錢穀
甲兵之問

淮西總領謝平章

東臺將漕已慙聯駟駱之華左戶陞班遽俾給貔貅
之餉辭再三而弗獲職共二以奚堪祗事之初歸恩
有自竊惟固圍安邊之要無如理兵足食之謀江淮

財賦之淵雖傳於古廟堂錢穀之問莫切於今北顧
未寬西餉尤窘補瘡剜肉良醫之所寒心血指汗顏
巧匠爲之束手况搯吭而或奪其食且掣肘而欲善
其書枉水救薪豈能甦涸籌沙作米安足療飢命令
有所難加事力至於俱困使賈生親見必形哀痛之
言縱劉晏復生亦無趣辨之術如某者一寒寡與五
技易窮半世驅馳笑頭顱之已老連年憂患覺心志
之盡凋初無鞞線之長荐辱轡絲之遣莫通驪駕願
續鷗盟豈期列戍於地官迺俾給師於天塹某當壞
局豈拙着之能施路有覆車矧前鑒之不遠冒焉承
命奚所逃愆非化地力賜於主盟而公朝略加於假

借之興必矣圖報謂何恭惟某官三代真儒兩朝元老斷朝廷之大議謀謨動中於事機總軍國之重權念慮旁周於邊瑣知兵儲之匪易顧人物之甚難以某久在兵間頗諳利害謂某曩親父訓粗識源流遂俾庸材猥叨煩使其敢不誓殫駑力期稱鴻私望泰階六符之躔所賴密依於覆燾賜中流一壺之力尚祈亟拯於艱難

謝督相

上輔董師國用盡歸於宰制外郎庀職兵儲實繫於倚毗恍成命之莫回撫微躬而難稱恩深橐籥感極輪囷越自南渡四總之攸分皆謂西餉一司之獨裕

屬更多故大壞前規師徒調度凡費幾金教廩空虛幾無餘粟士安鹽筴之法契鈔虛存籌昌斛糴之規斗升難責楮幣莫知其通變米艘多失於經常猶炊沙何能以作糜而捧漏詎堪於沃釜使洛陽處士將哀痛以深憂非江左名賢豈清談之可辨如某者蹟寒寡援分薄多艱有曲謹小廉僅克周旋於槩獲無高見偉論可以動寤於搢紳自憂患之熏心已功名之絕念迭叨使轡猥綴郎闈由知己之未酬難奉身而遽退不圖廟堂錢穀之間取諸幕府文書之間既令越俎於舊官仍且吹竽於下客顧惟駑力曷副鴻恩前車之戒未遑後爨之憂孔亟疾深媵理正扁鵲

之寒心愧切汗顏將屠牛之貽笑再三莫避共二曷
勝恭惟某官社稷元勳巖廊真宰開拓乾坤之力量
整齊華夏之規模提周旅之雷霆萬里翕爲之響應
沛商民之霖雨四方共企於巖瞻廣搜小大之人才
弘濟艱難之事會以某以陪履駟備歷戎行謂某嘗
學箕裘俾承世職致令庸繆叨被選掄某敢不恪守
初心覬酬大德撫百姓給饋餉亦當承漢相之留關
隄諸吏上崢嶸所願侍晉公之向闕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雜藁卷之九

可齋雜藁卷之十

啓

除廣西帥謝丞相

槐庭播物捐公道以宏開桂筦掄才起陳人於久廢
循墻靡徇入境是共佩埏埴之恩榮肅穎泓而聲謝
惟今西廣迺古南交延袤封壤二十五州控引蠻方
幾千餘里當皇祐弭寇備勤余狄之經營至淳熙承
平相繼范張之鎮靜大槩自渡江之後未嘗爲戍嶺
之防財計則轉而上供軍籍亦從而內省倏然近歲
憂及遠夷騷言獸蹄之道可通疇謂馬腹之鞭不及
逮天之未陰雨貴及是時如人之護風寒不止數處

聿寬上顧宜屬重臣如某者百拙奚堪一愚寡與半
生疆場驅馳雖罄於臣忠連歲丘樊耕鑿具知於帝
力髀肉生而老將至皮毛落而實僅存嗟人情甚於
含沙顧世味已如嚼蠟曲憐小已獨賴大鈞丞相數
言將軍密回上聽朝臣不可光祿力屏羣言方當風
霜摧折之餘再有天日開明之望舊擅盡復新綽沓
頌壁府圖書陞之華選琳宮香火寵以殊榮已幸獲
為全人詎敢萌夫妄想忽拜九霄之雨露俾臨五瘴
之山川所詔有嚴暑行豈憚百年松隴昔稱上冢之
榮萬里梅花獲繼宜人之賦感鴻恩其甚至揆駕力
以奚勝冒爾祇承慊然報稱恭惟某官立生民極為

帝者師奉八柄以馭臣運此橐籥鈞陶之妙不一肯
而棄士付之權衡尺度之公允御屏簡記之人皆夾
袋搜揚之數肆求循吏將惠遠民不啻聞片言之善
若決江河直欲使八荒之域如在畿甸察某昔素無
於大過知其尚可勉於後圖遂使踈庸仍叨東掖某
敢不洗心奉職畢力酬恩如錢穀甲兵未敢瀆廟堂
之問惟忠信篤敬庶期行蠻貊之邦

謝參政

巖廊播物不一肯以棄人嶺嶠掄材俾十連而作帥
服龍光之杖拭佩鴻造之作成領篆云初奏緘敢後
惟今西廣迺古南交延袤封境二十五州控引蠻方

幾千餘里當皇祐弭寇備勒余狄之經營至淳熙承
平相繼范張之鎮靜大槩自渡江之後未嘗爲戍嶺
之防財計則轉而上拱軍籍亦從而內省倏然近歲
憂及裔夷驩言獸蹄之道可通疇謂馬腹之鞭不及
千慮而得有一寧過綢繆四隅而備其三詎容踈略
其於此際可付非才如某者已試罔功至慙不武驅
馳半世平生對越者此心憂患中年生意凋零而如
髮結草莫知於報國食芹徒抱於愛君敢意休明未
忍擯絕俯念皮毛之剝落盡還面目之本來特畀祠
官已叨宸寵載峻西清之直遽分南服之權所詔有
嚴暑行敢憚上冢拜松楸之舊及郊覩巖洞之竒不

謂衰齡乃獲繼驂鸞之賦祗慚綿力恐將重騎鶴之
譏如痿人雖起於刀圭而駑駕懼顛於轡策孰爲之
地我有此天恭惟某官命代真儒熙朝碩輔下丞相
之一等佐天子之萬幾建大政興泰平千載可占於
今日躋吾民納仁壽八荒無間於同雲維持公論之
主盟培植人才之氣脉成已成物允同茅茹之彙升
使過使功不忍丘樊之終困遂令衰朽載玷寵榮某
敢不惟旣乃心恪恭厥職如忠信篤敬之行蠻貊雖
不敏願學焉儻甲兵錢穀之間廟堂微大賜弗及此

謝侍從

杜門省咎甘投東里之閑分閫疏恩俾趣南州之戍

既循墻而弗遂爰領篆以服勞戴德有歸修辭敢後
睠今五莞在國一方井分滄海之封圻星布青丘之
蠻落當皇祐弭寇備勤余狄之經營逮淳熙承平相
繼范張之鎮靜大槩自渡江之後未嘗爲戍領之防
財計則轉而上供兵籍亦從而內省倏然近歲憂及
遠夷驩言獸蹄之道可通疇謂馬腹之鞭弗及逮天
之未陰雨母失是時如人之護風寒何止數處幸寬
上顧宜屬重臣如某者鐵硯違心鉉刀誤手歷諸邊
之幕府功茂絲毫任兩道之藩垣罪彌頂踵耿耿孤
忠之如日蕭蕭雙鬢之已霜既幸投林詎萌出岫方
歎皮毛之剝落忽還面目之本來特昇祠宮已叨宸

寵既峻西清之直遽膺外屏之權所詔載嚴暑行敢
憚上冢拜松楸之舊及郊覩巖洞之竒不謂衰齡乃
獲繼驂鸞之賦祗慚綿力恐重貽騎鶴之譏如痿人
雖起於刀圭而駑駕懼顛於轡策孰爲之地我有此
天恭惟其官二南股肱兩東冠冕虞秩宗典三禮禁
甬班高楚倚相讀九丘經帷任重愛士有如於桐梓
持心無異於樵衡謂大廈非一木之功而八荒如我
闔之內獎拔不遺於餘力寵榮遂及於孤蹤惟既乃
心以稱知己煙嵐眯目祗虞疲蕭之難支風雨棲身
所恃幘幪之終賴

謝給舍都司

笠澤訪漁甘驚鱗之深逝桂林選牧命老馬以載驅
屢慊若以循墻茲冒焉而及境作成有自摧謝敢稽
伏念某蹇步蹒跚壯心凋落平生幾履疲疆場以何
之卒歲一裘老田園而足矣發緯不遑於夜緝娥眉
方逞於春妍旣幸投林豈應出岫誤玷上恩之拔拭
復膺外屏之蕃宣睽粵一方去吳百舍星布青丘之
蠻落井分滄海之封圻騷言獸蹄之跡可通或慮狼
子之心叵測正資經畫上釋顧憂痿人雖起於刀圭
鴛鴦懼顛於轡策嗟戲衫已脫豈堪鮑老之笑人顧
碁局方新未見奕秋之出手凜其責任孰是主張恭
惟某官禮樂宗工巖廊碩望詞頭曉播擣毫皆華國

之文勅尾夕批論事有回天之力愛士等珪璋之重
持心猶砥石之平謂大厦非一木之功而八荒如我
闔之內獎拔不遺於餘力寵榮遂及於孤蹤惟旣乃
心以稱知己煙嵐眯目祗虞疲繭之難支風雨棲身
所冀幘幪之終賴

謝尚書

東里投閑知己愆之退省南邦選任奉王命以來宣
凡公朝杖拭之繇皆禁路吹嘘之力倣臨賤次敢後
謝緘睽粵一方去天萬里自先秦之置戍與諸蕃以
爲鄰上下千載間有外憂西北二虜不虞吾涉倏謂
獸蹄之通道凜將馬腹之及鞭四隅而舉其三固防

窺隙千慮而得有一尤懼慢藏此其或者之見幾不
止目前之思患聿寬上顧宜屬重臣如其者已試罔
功至悞不武驅馳半世平時對越者此心憂患中年
生意凋零而如髮結草無從而報國食芹猶抱於愛
君敢意休明尚加東拔俯念皮毛之剝落盡還面目
之本來祠廩甫頒藩符驟昇徒慕矍鑠翁之勇往不
知襁馘子之良勞懷騎鶴之舊遊真成昨夢訪驂鸞
之遺躅殆類冥行猶痿人雖起於刀圭懼駑駕將疲
於轡策孰為之地我有此天恭惟某官海宇宗工巖
廊碩望股肱宣力歷四岳以奮庸喉舌歸班指三階
而布武愛士有如於桐梓持心無慊於權衡謂大廈

非一木之功而八荒如我閩之內不忍棄捐於苦李
遂令汎掃於甘棠惟既乃心以稱知己去漢關未遠
當有講若畫一之規問羗虜何如願主是者什三之
奏

除京湖制置謝宰執

彼圖授略昭遠覽於上流賜履顛征收孤蹤於遐嶠
龍渥自鈞陶而出駕材忘負乘之羞祗事云初修辭
敢後睠荆南郡在國西門允為古今用武之區全在
牧守得人之重必呂蒙薦遜一戰遂以疆吳有陶侃
代舒中原其敢輕晉吁嗟近比感慨往時玉壘相聯
每若纓冠之急金甌一闕浸如墮甌之輕不應山河

風景之殊孰謂江濤人物之眇舉茲重寄付此庸人
如某者知與齒踈心隨髮短飽餐晝卧方願為大庭
之民被酒夜行何敢問霸陵之吏曲加杖拭再試蕃
宣僅成一冬炎嶺之吟敢作六月太原之想從天而
下易地則然平蕪遠墅猶記舊遊老校退卒能談往
事勉承鞭策雖管仲之馬粗知徒豢豆芻恐景升之
牛莫載涓塵力淺山嶽思深恭惟某官為帝者師立
生民極相司馬矣遼人謹邊隙之勿開此潞公耶虜
使嘆少年之莫及措四郊於盤石屹一柱於明堂戒
徹桑以明政刑了無遺筭賦采薇而遣戍役罔有棄
才取豫建侯在師錫命某敢不銘銜洪造激烈丹衷

朝廷有弱翁當是後將軍之策江漢慕召虎願揚明
天子之休

謝侍從

疆南海以幹方慚非良翰國西門之易命畀以扞關
被昕詔之趣行冒暑塗而祇戍敬蠲柔訥肅控謝私
伏念某已試罔功至愚弗穎驅馳半世身險阻以飽
更憂患頻年影伶俜而浩歎收棄捐於中道感杖拭
於上恩炎嶺一冬正慊為邦之譽太原六月豈堪共
武之行睠茲熊楚之舊封自昨犬戎之多難大江之
北獨壁壘之僅存方城以南殆荆榛之彌望將新區
畫曷俾繆庸雖老馬昔所經行而羸瘠詎能負載為

之地者端有人焉恭惟某官朝廷羽儀人物模楷謀
謨上側將如元首之有股肱經制邊方不啻一身之
使臂指遂蒙推輓猥玷藩維自憐無叔子之才慰襄
耆舊孰與主將軍之策賴漢公卿

兼湖廣總領屯田使謝宰執

易地幹方甫問邊藩之戍自天申命俾兼耕餉之司
渙加大造之扶持益重小人之責任戴恩隆厚拊已
凌兢竊惟理兵足食有國之大經因田致穀當世之
急務鄩侯之佐漢業始兼舉於關中孔明之抗魏師
嘗交修於渭上自昔於斯二者若人乃能一之矧今
上流有嚴外治合兵財而供調度講農戰以強本根

通融一家經營幾載然且庾粟腐紅之未見田萊荒
白之尚多非得實能曷堪並任伏念某壯雖有志老
已無能猶十駕庸材何能追於千里以儋石微負疇
克舉於百鈞誤被甄鎔仍奉鞭策觸熱甫祇於官次
防秋已在於目前給竈攸司代庖是愧正慮急癸庚
之呼詎容緩戊己之屯公朝悉以付之僉論為之駭
若意徒欲廣其如北海之踈力盡猶求正恐東野之
敗匪依所覆何恃不虞恭惟某官學者津梁國之柱
石弼亮中興之世運作成後進之人才重馬器械之
修將圖回於境土錢穀甲兵之間加軫念於廟堂致
蒙收煙瘴之孤蹤畀風寒之隆委顧多取數乃二得

兼某敢不砥礪丹衷銘銜洪造仰承長筭懼無營平
期月之功竊慕古人願課叔子季年之積

陞徽猷閣謝宰執

再升閣以護師俾華易地三循墻而辭寵靡克回天
拜綸綽以增榮佩鈞陶之有造伏念某素無他技誤
辱殊知付之江漢之一方畀以兵食之二者蝨蝨負
岳任重力綿鼯鼠飲河分踰量溢用避西廂之超躡
願殫南紀之蕃宣表雖極於陳情令弗蒙於反汗組
文璀璨光騰雲漢之章袞字陸離價重瀛洲之選鞠
躬肅拜歛衽知歸恭惟某官登明選公集思廣益儲
人才於夾袋以副東求覽天下之輿圖不輕委任致

令塵陋疊被恩榮當勉竭於駑材用仰酬於鴻造古
人遠矣力辭敢效於南城小子斐然私謝敬陳於東
閣

荆閩一年謝宰執

將卻穀之中軍氣難再鼓書陽城之下考恩重一陶
潔子墨以修辭扣主書而布謝伏念某才隨髮短智
與齒踈西嶺兼淮等飛鴻之踏雪北雲南夢驚老馬
之依風二事猥共一毫何補冒焉甲戌之築愧之前
籌問之庚癸之供凜虞後夔賴春秋之知我勉夙夜
以在公正茲惜陶侃之分陰倏又見宣王之六月圖
身洪造鏤德丹衷恭惟某官以帝者師立生民極六

計會吏某勤某怠之必稽八柄詔王子廢予置之自
出尚容翫惕端籍履持某敢不食息知歸靡捐思報
兵可決以期月儻能了湟水之屯農將告以及春當
即上柴桑之請

轉正議大夫謝宰執

海島平蠻捷上來庭之款巖廊賞士秩加去位之官
亞三品以升班愧一毫之何力循墻弗獲跼地知歸
眷惟朱崖黎母之陬時有潢池赤子之釁隔鯨波之
浩渺踞鼠穴以憑陵向桴鼓之屢驚率皆累歲近千
戈之輕動亦且暮年勦之不足以示威縱則又幾於
逆命弗圖倣擾汜底還安某庸甚樗材頃爲桂牧不

敢以少敵而忽況有蜂蠱毒乎未嘗以多殺爲功猶
毆蠱蝨而已起乂閑之老將姑一出於輕師軍聲甫
揚賊氣隨折端自威靈之昭布敢希優渥之誕頒奮
漢將之艘船曾微顯績施隋官之門戟曷稱新榮不
有此天孰爲之地恭惟某官濟時碩輔貫日忠忱謂
軍國之有紀綱一賞豈輕於倖予視嶺海而如畿甸
羣情自得於周知大造不私小勞亦錄某敢不祇承
休德勉厲愚衷以南方付之豈敢復言於穎事願北
邊晏若庶期卒就於蔡功

除寶文閣學士制置大使謝宰執

分陝來宣疆理之告王之績登瀛疏寵藩垣加命使

之名共二事以俾仍至屢辭而弗許恩隆塊北感極
輪困竊觀治平建閣之初以晦叔始居是選紹興分
閩之際必元鎮乃大厥官是皆昭聖代之寵綏予以
重儒臣之鴻碩儻略微於成效曷兼紹於前脩如某
者猥備重弓已衰再鼓縈心國事眉無一日之伸過
眼歲華鬢益三霜之老矧值時之水潦敢馳想於關
河屬自桂林已膺奎札勉畫遵於玉斧期缺補於金
甌然如張華杜預之意豈盡同必知孫綽蔡謨之議
謂未可魯弗度時而量力不圖成事之因人江山復
識日月幾何城郭重來人民猶是鍛乃戈矛礪乃鋒
刃士用命焉翦其荆棘驅其狐狸國之靈也孤蹤奚

取上賞首頌靡容考父之循墻固俾鄭僑之受邑夢
寐九天之隔忽到邃清封圻十國之連增雄廣永侈
師中之錫命戴泰內之包荒恭惟某官間世坤珍清
時鼎鉉劃開霾曠當吾道之方春沛作膏霖副國人
之望歲握斗樞而旋轉畫星壑以整齊榜溫國客位
之三條見大公之無我備呂相人材之夾袋雖小善
以弗捐運精神於圖回經武之間示指蹤於科瑣憂
邊之際致令庸陋亦被獎提某敢不淬厲冰霜綢繆
陰雨報湟水之圖才七日所祈中主於弱翁課峴山
之積以十年惟恐後慙於叔子

除龍圖閣學士謝宰執

護師軫摯愧再歲之罔功進秩奎圖玷三朝之疏渥
一陶有造累瀆莫辭竊以中朝學士之班首重西序
儒臣之選希文分陝僅兼寓直之除潞國鎮秦始受
爲真之拜以華外服必若前脩如某者自信朱愚素
非清望執干戈而衛社矍鑠何能覩城郭以懷人淒
涼舊跡幸廟謨之有賴底疆事之無虞六月王師績
愧岐陽之鼓十年法從夢驚長樂之鍾正嗟辭南城
印以靡容雖欲移北山文而莫遂所期追責敢望躋
榮一氣之轉鴻鈞同宇內陽和之均被三點而足龍
字非筆端造化以曷成恭惟某官千百載之天人八
九分之地位調梅而亨鼎餗同心共濟於時艱連茹

而包秦荒多士翕爲於世用以歲終而會吏治當月
正而布教條惟一二臣同俱示寵綏之優渥以六千
里役亦令精采之作新致使微蹤例叨明陟某敢不
銜恩塊北畢力驅馳借江漢雅以對揚知有王休之
上報奉河洛符而推測願觀世運之中興

可齋雜藁卷之十



